



續真經集卷之二十二

四明屠



隆緒直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傳

書道人傳

古道人名步學玄超何吳人也本姓陳氏母舅吉某無子子道人遂冒書姓父為高密公拜侍御史上疏論散民建松至六十謫巴東丞遷為程今卒於官朝廷錄其忠詔贈大理寺丞道人七歲為任

子少而風流個儻不羈父在日與諸生趙崇德女  
約昏未聘白少御愛道人以女許焉遂娶白氏年  
十七與客登虎丘屬上海一宦家夫人擁諸婢來  
遊一婢秋香者姣好姿媚縞衣淡妝道人時有嫉  
之喪外衣白衫而裏服紫纓絳氍風動襟開秋香  
見而含咲去道人以爲說已有情也亟物色之乃  
遇一姓葉昂改衣裝僞作宦子密往賄宦家縫人  
葉昂僞爲宦家見道人嫺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  
以爲有異舉上葉道人陰教二子葉葉葉師驚二子

驟慧語其父深加獎賞二子益愛暱道人道人一  
日求歸娶二子固留之曰爾母歸我言之大人爲  
汝娶道人曰卽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而甘  
心焉餘非所須也二子於是力請之父母卒以秋  
香配道人合卺之夕解衣猶狀紫襖絳裙道人咲  
謂秋香曰子寧憶我乎秋香凝睇良久曰君得非  
曩日相遇於虎丘少年邪道人曰是也秋香曰若  
爾君故自譽介王孫何爲人奴也道人曰我實良  
家子往者見子含咲目成意念深屬乃不辭屈

辱身亦惟子之故今者奔而獲諧夙願天贊之也  
秋香曰妾往者見君服表素而筆其衷謂少年挑  
撻可咲非有他也君乃遂作有情癡爲區區一婢  
子而屈辱君以求仇儼不亦過乎然秋香心實陰  
喜得當道人矣會句吳學博某遷上海今道人嘗  
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其主謁某既出竊假其主  
衣冠人見令令一見握手寒暄其言皆僕大驚報  
主人歸而主人詢其故不令報主人至訪其主并  
誘道人入道入外父自女爲吏部某顯今問道

入及吏部起居甚悉意色都不及主人主人駭視  
不敢詰而道人從兄適東遊道經上海其僕偶見  
道人急報從兄益具家失道今年歲疑其死他所從  
兄聞而遣數僕持道人歸宦家始悉道人顛末乃  
具數白金裝送秋香歸吉氏云一日道人衣華衣  
乘駿騎入城道旁偶見一小姬倚門流盼往來數  
四徐反轡下馬與姬對門立數屬目焉忽一老僕  
從門中出曰卽君何佇立於此延道人入則道人  
况蒼頭奴也家訾頗饒與吳閩一老歌姬狎姬其

女也柔膩靡曼善琵琶老僕治酒脯觴道人道人  
欣狀爲留盡歡而罷清明日道人掃墓還挾諸妓  
暮入城過一酒樓上聞樓上弄琵琶歌聲甚麗乃  
命隨行歌童數人放歌一曲樓上屏息以聽道人  
命傾之乃數客擁向所遇歌姬也急叩門不得入  
投以瓦礫遂大開而適遊徽官卒過之盡縛樓上  
人付去詰朝酒家置酒彥姬謝過驩燕至暮姬意  
甚屬道人將留宿酒家白氏聞而率減獲數十人  
親如酒家挽道人以歸無何姬還吳問道人追及  
之以金與兩奴質姬同遊虎丘夜亡歸向吳山中  
姬父母迹至道人家白氏願反誣姬父母陰賊道  
人批送有司道人聞而亦出與訟有司以吏部故  
斷姬歸道人而責道人厚酬其父母直道人復有  
氣好凌人與宗兄某失驩杯酒間相詬遂舉巨觥  
投宗兄傷額流血被面於是大志恨道人道人壁  
琵琶姬白氏妒之秋香亦以失寵故與白氏合而  
排姬姬亦性剛不肯爲白氏下至與憤爭白氏手  
批姬頰姬是夜雉經死宗兄志道人者陰與

母百金嗾之訟道人愬而逃匿故人王生王生有  
妾趙氏乃道人向約昏崇德女也王生客京師女  
知爲吉氏子竊以美飲食酒茗時時餉道人王生  
叔聞而密告之有司逮捕得而徑論死歲餘白氏  
亦卒趙氏不欲爲王生妾聞白卒繫心道人使女  
奴通慫勸亡奔道人道人與王生構訟有可以道  
人約昏在前新昇道人道人遭多難破產家遂四  
壁立猶勉治精好飲食結客任俠不已胡御史個  
儻人也偶以他事過道人家道人咄嗟具齏作食  
而開闢萬物成而壞壞而成不知幾翻覆而大極  
無恙還歸無極故混沌之後復立乾坤無極無恙  
之明驗也人陷於情塵汨於嗜慾蕩精走氣漸至  
耗敗一反而洗滌立躋聖地形氣耗敗而真元自  
如故也叟曰人心之明霧主人也形骸四大屋舍  
也知其爲屋舍棄之亦可至人并寶屋舍何也  
光氏曰是明霧之所以舍也明霧既成我有直  
天地皮殼爾何有四大明霧未成賴以極道而  
清和壞則霧明散湯而無所依附復

母百金嗾之訟道人愬而逃匿故人王生王生有  
妾趙氏乃道人向約昏崇德女也王生客京師女  
知爲吉氏子竊以美飲食酒茗時時餉道人王生  
叔聞而密告之有司逮捕得而徑論死歲餘白氏  
亦卒趙氏不欲爲王生妾聞曰卒繫心道人使女  
奴逼慙勤二奔道人道人與王生構訟有可以道  
人約昏在前斷昇道人道人遭多難破產家遂四  
壁立猶勉治精好飲食結客任俠不已胡御史個  
儻人也偶以他事過道人家道人咄嗟具齍作食

而開闢萬物成而壞壞而成不知幾翻覆而大極  
無恙還歸無極故混沌之後復立乾坤無極無恙  
之明驗也人陷於情塵汨於嗜慾蕩精走氣漸至

第二十一卷黃眉叟中

心立躋聖地形氣耗敗而真元自

也知其爲屋舍棄之亦可至人并寶屋舍何也  
尤氏曰是明霧之所以舍也明霧既成我有直  
天地皮殼爾何有四大明霧未成賴以極道而  
有和壞則霧明散湯而無所依附

而無覓更秘左舍則迷不可知是以至人實之  
也殺光氏曰至人脩其不生大地脩其溟溟洋洋  
脩其無陰陽無世界無生滅成壞其說可得聞與  
叟曰天地所患在有人地人身所患在有人身有  
天地而陰陽造化於是乎立有人身而善惡情慾  
於是乎生陰陽造化成天地而即壞大地善惡情  
慾成人身而即壞人身猶水生蛆壞水者蛆木生  
虫壞木者虫至人所以脩脩其大忘也夫忘則善  
忘惡忘情忘慾忘天地萬物忘無所不忘禰其

誠負卿且爲卿擇佳婿婦卿曰趙氏初猶拒道  
人道人固言之趙氏乃悔卿曰君負心人妾  
義不能復作胡氏青衣爲之流涕及則諭君必遣  
妾者妾聞鄧某賢而可依道人遂大怒考孽婢得  
嚴蘭妻受錢作說狀貸蘭妻死今持趙氏巾耳往  
給鄧生來云趙氏念子深密召子鄧生疑不至道  
人復以奇計致鄧生而今家僮豫備蘆蓆麻索楊  
條鄧生至道人誘入密室數之曰吾與若同袍友  
汝乃爾吾奴誘吾妾夫屍將不食其餘鄧生



不能對乃呼僕以麻索反接鄧生盛之遂際輾轉  
條數自斃死呼趙氏昇鄧生携以俱去既而大悔  
恨聚家僮及田奴自餘人持鎗滅火夜闌入鄧  
生家生少與趙氏黠寢復枕而睡之奪趙氏歸而  
僮奴遂乘機掠生家財物而家亦大興訟郡大夫  
欲生道人毋盜道人曰聚衆而賊與天誠近劫盜  
劫盜無劫婦人者况婦吾妾也鄧生忘同袍之義  
投梭之情竊婦以逃代併力追之憤懣所激事  
由趙橫願伏三尺無恨鄧大夫聞其言而心壯之

旬稟薦紳惡道人橫而憐道人才亡不爲之力解  
者竟得減死與鄧生同輸作城旦春而趙卒歸吉  
氏道人忿趙氏外心終身不復近其後胡御史卒  
女養父媯道人好俠不已而家益落遂欲負道人  
昏故索道人厚聘以難之道人佯許諾實無從得  
厚聘女聞而遣保姆通私脫簪珥金玉佐道人聘  
資女父覺而執道人窘辱之道人曰女實御史公  
出御史公許其昏死肉未寒柰何背之某爲子  
外父資何害而君持之急者何女父

道人逼書離昏女聞之亟使人謀於其家身行去  
以他事召父去而使奴解道人鎖女於戶內窺道  
人道人向戶泣拜謝女飲泣由淚顧羞不能奮拜  
道人回身翻馬入道人望之魂傷黯黯家人爲之  
感動咸歛歔泣數行下俄而父至見道人鎖解逾  
怒考諸奴具言女令解鎖父嫚罵女頃之家小婢  
走報女已闔戶自縊死矣道人聞之摧痛絕絕先  
是道人坐鄧家車繫獄胡女父計絕家儻必欲  
寘道人死囚有宗金者力爲道人地竊市酒脯時  
時餉道人得不灰死道人得金身爲人言必藉  
藉兩涕道人不死要亦累獄天幸道人念妻亡  
家破使貞女復爲已死何復錄錄人間世爲遂棄  
家爲黃冠雲遊訪道結伴入終南山絕糧而返復  
南遊歷衡湘沈恨登太和窮探幽深架阻處沿溪  
礪行數百里鷄犬不聞樵牧盡絕忽見一磐石上  
細草蒙茸似有人迹踞坐良久有人從高崖飛步  
下頭頂銅鬚身披木葉深目黝體見道人瞥然  
身欲騰去道人急追及之崑際再拜求道

注視不言道人叩頭不已乃掣之行丈數十里入  
一石室發戶兩間一編賜道人曰得此道術通天  
地伏鬼神隱而歎曰吾爲子作數語當復須二十  
年修煉乃還吾真炁道人復在洞庭間遇異人袁  
先生授正一符訣又在七閩遇神僧授神通祕術  
能散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歲成道形匿光飛錢  
幣無一受封發指莫可端倪客東昌大旱御史中丞  
某入衛不雨更言宜雨君問道人有神術白之  
某曰神術何道也某曰天戈到水壘作法曰捲捲

陽雲霧四合雷電砰轟夜取石灰畫北斗七星壇  
上道人以足踢一星天上二星不見踢二星天上  
二星不見官吏人民仰視大駭約明日申時雨請  
朝中丞太守及諸僚屬悉素服環拜壇下觀者萬  
人至午未天日清明纖雲斷空道人愈赫符誦呪  
益轉皎潔太守蕭君失色道人書一符呼壇下一  
點慧吏曰汝持符急走走遇婦女姣好白皙者納符  
懷中即還忝泄吾咒吾使天將背戮汝吏持符走  
見市肆中一婦取符納其懷中有頃婦自解衣

髮踉蹌而來徑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異  
雲陡合雷雨颯降平地水深尺五政及申時官吏  
萬衆愕眙騷呼目道人爲神人又嘗禱雨吳中與  
人約期河雨曰雨從西北來從東南非吾雨也已  
而雨從東南暫霽復散頃之西北雲合大雨人始  
畏服道人果能致雨非微天幸者爲人祈仙令人  
所書上事默誦無之付紙函中置壇上扃其戶明  
日啓鑰封識死然發之則筆墨淋漓或取白紙黏  
於函裏時字跡隱起漸次明朗無拘隘糜石青丹  
砂紫粉五色璀璨書法適麗往往作晉魏人筆意  
隨人所作詩賦清空瀟灑悉是瓊笈綠韞語又能  
爲人追寫亡真人失其故祖父妻孥像者道人入  
其家張絹置筆靜室中遣神將追攝其幽魂而令  
仙人爲之握管畫像人從室外聽之毫絹塵落有  
声少頃而定開門視之發畫初就肖像儼然即  
怒噴咲洩肩癢痣纖悉剔扶子姓一見卽號哭  
地不能起仙人傳書畫以法厭之乃可留不爾  
則失去又能爲人除祟斷厭神符

立命燔斬病魔遂除書一符繫人胫脛日行千里  
行如風聲不復可竚足微廟神取神燈夜列炬百  
什前導或高或下爛如巨星人亡不見者以白錢  
散投水中盂鉢收之繞誦密呪錢一一飛入盂鉢  
百不失一擲一扇梁間化爲鼠已又擲一扇化爲  
狸奴捕鼠嚼之盡又能煉神兵矢列營陳置奇門  
遁甲敵猝入之不能出以法攝盜在室中迷不知  
所往卽就道令足禁不得前諸滅風火驅蚊蛇云  
不神驗人問以休咎雖隱伏方寸之中遠在萬里

之外妻子勿問人跡人則以爲然然燭諸大上天  
下蓬萊前水郭節元神之靈通神將查或式剎耶報  
覆或統統密宿不子子人前動念道人已知卽思  
慮未起數可預定爲人賦定未來之數鋪細纖悉  
一一符合雖數百人在側毛髮不爽人在密室中  
替毆之亡不聞知嘗對衆稍發人隱語以爲戲味  
人於是敬畏道人莫敢有私議者道人爲人俊爽  
不拘拘檢卽而慷慨剛毅嶽嵒磊砢不凡真天壤  
間異人也余少好奇慕道所接方外人不少多

卑無奇或贗而不真獨見道人伸奇恢瑰譎蕩若  
此心深豔之爲之立傳以實信史采方技者考焉  
殺光氏曰余讀漢東方朔傳必君傳魏王書左元  
放傳吳會家傳普葛仙公帝漢魏說靈寶經  
圖澄麻補道開宋統志卷五十一郭景純學羅  
什傳梁陸法真傳齊志卷五十四魏志卷九  
傳唐表天綱子海風傳高祖傳卷一百一十五  
遠葉法華耶和味麻思經卷一百一十五  
林靈素傳末言不懷其真之理乎天地大美何所  
不有夫倣現譎恠神異之事愚夫之所錯愕而不  
信達者津津有味之造化靈筭之氣或獨鍾焉養其  
妙明葆其玄德凝神抱一久而煉成混沌若綿虛  
空若粉神變出矣子不語恠世儒拘方往往鄙而  
不道然必諦觀其神恠若何其以正一純白焉功  
以衛國利民爲務者其爲術正也以色利險誑爲  
心熒惑驚鼓爲計者其爲術邪也晉史曰真既在  
矣僞亦憑焉是不可一律論也余觀青道人始  
風流放逸下賴公子耳乃其繼狀者

遂遇異人授以神術驅策神將揮斥其極知來洞  
往了莫端倪斯至人其幾乎乃知其豪俠跌宕意  
氣固與恒人殊一旦掉轉神奇立現少年雄雋之  
過洗滌一空亦玄宰之所不校也而世之恂恂檢  
律語嘆必眷者顧多凡庸正奇彼其算不出鷄豚  
十語不識跬步凡庸令聞道人舉止不咋舌  
雖是天下故簡述道人以見天壤之大夫盥手櫛  
髮而後整矣世世常事必守此常格尺寸不踰則  
破仙佛滅裂鬼神一切祇爲行若神奇謫在誠  
有之即上帝萬靈如來上真北酆東嶽人天脩羅  
神道鬼趣其咸有也必矣夫其身作之而身受之  
庸將焉遜乎是余之所爲津津不已者也

卓徵甫傳

卓明卿字徵甫其先趙人也秦併趙遷卓氏於蜀  
故卓居臨邛其後子孫東遷明卿七世

越之樓溪明卿希慧長而軒舉美姿觀有衛洗馬  
風而名叩奕奕亦復不減為人儻易心薄么磨措  
大操二寸管吾伊作老蠹魚雖從里師授章句顧  
編與豪子弟學騎射兵法劍術其父卓翁覺而督  
過徵甫少平人不守檢押事時直而慕豪俠之行  
夫上有鳴王簪筆侍金華安事其是兒必映吾家  
徵甫始折節閉門讀書其學經濟則研討黃虞譚性  
命則佩服周孔為文則收裁六經左敘莊列班馬  
稱詩則鍊格源溯樂府八朝賦體唐所交傾海內名

傑近則杯醪遠則竿牘苟失一名下士徵甫則  
之士或不為徵甫知至相語不比于人數雖信  
執轡鄭莊置驛不過是也初為舉子業好奇異  
不售於有司入為國子生時國子祭酒馬公名  
意不可一世絳帳之士千人無當馬公一盼  
卓生才時時進之後堂與語文學世務及課  
賦亡不針水入者徵甫於是名滿留都矣及  
北上拜官光祿公卿大夫素聞徵父名  
候謁徵甫邸舍者委巷車



精醕延諸公抵掌名山千秋業聞及宗  
園捍牧大計徵由美丰神善論吐一塵盡傾於  
徵南名逾謀燕冀蓋南北居藉藉充人耳卓翁  
埒素封爲人醇朴不脩雅游治稅事而輕財好  
義高其里至徵文我冠高蓋好文章交將入則  
筵出則連駟所譚絕口米鹽蝦菜而日夕媿媿  
理清言居左右多窄袂春講執壽列肆者視徵  
湯不省其云何私竊訕笑卓家兒不類卓氏其  
乎而徵文意顧蓋自得名益高冠蓋使者乘樓

揚節旄東西過唐樓亡不臨况徵父第擊鮮搗  
鳴笙無虛日于是里中父老乃又慕悅徵父自  
居此未有見若而軒軒而駢駢者卓君非常人  
何得士若爾徵父居恒深念太史公津津烏裸  
懷清良非莊語蓋嘲諛素封玩世之譚何知仁  
已享其利者爲有德其口吻秋霜嚴哉余幸席  
世之餘免于饒寒仁義不聞而徒用阿堵爲異  
者龍門公編人程鄭諸家千秋蒙詎美以收日  
德義而遊於世嚼然不受物之瑕

陸族宗親故舊貧者待以舉火患病死喪咸有  
卹視祖宗諸室函爲藁艸牛羊散救慷慨曰是舉  
槩之下不有白骨乎柰何荆棘不剪樵薪不禁如  
先需何乃獨任闢地繚垣樹碑表棹楔襍植松栝  
鄩祠宇脩遘豆度支一不以累宗人其純孝如此  
居京師時有李奉者逋徭賦十金有司急之鬻子  
女於市其母牽兒道哭徵父見而愍之立予十金  
完其父子嘗買媵任城夜入舟見其額額中表女  
不忍收遣還并免其直一疋長者聲藉甚士大夫

慕我無窮矣蚤喪母夫人母之妹嫠居徵甫奉之  
若母寒暄問遺積三十年如一日兄章甫舉鄉薦  
不第卒無嗣徵甫爲析居恭事寡嫂以長子爾康  
爲之後歲時祭掃不闕徵甫行義既著鄉人有婚  
者患苦者訟者咸赴徵甫徵甫悉爲處分務人人  
得所願而去人有侵其田廬日戒家僮勿與爭人  
生卹傳卽大地泡沫耳迭去迭處王者能何何至  
尋干戈于蠻觸其讓之有負于徵父顧及出語  
語徵甫遂逃遜謝願焚券以全交矣人有

徵甫無間真爲悉周之而先世產頗用不振徵甫  
安之居恒歎鮮衣美食厚奉物而簿自饗徵甫有  
焉徵甫無它嗜好詩文與客客又暱就徵甫多  
談詩文浮慕徵甫非心知者率皮相以爲此雕蟲  
之夫而不知徵父通備豁達與古豪傑埒今得都  
要津其所建豎必不凡惜無有大氣力者爲之推  
挽僅在卑位散地并深之歎昔人傷之又天性伉  
爽不能與人爲靴屐始阿熊管講詩持正論或面  
督過朋輩人多噓而短徵甫徵甫爲弗聞也者恒

乘卑舸香鑪茗椀爲浮家泛它往來吳越山水間  
會心處輒累月忘返又喜遊乎酒人家釀新熟黃  
柑紫鱗與客浮白放歌歌聲出金石時發詼諧談  
言徵中淳下滑稽東方玩世之流乎古高人若季  
鷹步兵伯倫彭澤無功遣還好逃於麴蘖遺累葆  
真瀨是物矣中歲習禪寂招名僧栖芳社園日計  
無生大旨英雄歸恨結局斯其至乎所著有卓氏  
藻林徵甫集行于世又有中林寓言天機列錦雜  
著數種未行不殺結髮論交海內聞徵甫景

交最晚知最深嗟乎微雨生平可都無論余拳拳  
于微雨者所講求出世大事願以精力持之無徒  
流連詩酒湯面從唇吻過夫昔陶徵士從遠師  
入蓮社而有好酒癖遠師以其爲人廓若收之謝  
霽運心徠不取卒以淪隨吾黨請之友文心酒德  
何關人生死已疑事淺而不染其功難不淺而不  
染其功易忘重請之

徐孝子傳

徐孝子名一鵬字季祥明州人父岐山君叔父

江山君無子子季祥季祥事其所後與所生等江  
山君貧季祥歿身爲具甘旨良渠而自奉至龕糲  
江山君忘其貧亦忘季祥之爲繼子繼母蘓卒哀  
毀逾禮甞不能生以貧故授徒海濱以方正見憚  
歲時必歸省江山君雖往來數數主人答其至情  
不問一夕感異夢覺而語其主人曰吾父殆有恙  
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季祥祝曰吾  
以吾父夜馳歸有如剜虎牙則吾命何怖焉虎頓  
反曳尾避季祥去歸而父果病瘳償季祥

蘇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維  
夜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  
前其延爾一紀季祥曰異哉兒之歸也實道遇虎  
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嗟乎  
虎畏孝子耶畏神耶耳貧曰徐君純孝孝其所後  
自奉則約奉父則厚夢而馳歸猝與虎邁仰天而  
嘻不怖不脅於菟猶遊神耶不祐風之下衰子道  
大謬一語相夷立而容語含靈稟識頗恧豺獸嗟  
我季祥民之翹秀身非空桑視此良詠

大司馬恪愍楊公傳

大司馬恪愍楊公名守謙字允亨別號次村世爲  
湖廣長沙人始祖順高皇帝時占尺籍隸南京神  
策衛高祖受徙周府左護衛受子福勝贈資政大  
夫刑部尚書妻周氏贈夫人昭皇帝時徙隆慶衛  
復徙彭城衛因家焉福勝子春累贈資政大夫刑  
部尚書妻王氏累贈夫人春子志學資政大夫刑  
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惠妻王氏陳氏累贈夫  
人康惠生公幼而需異七歲授書老成文

重若老成人稍長爲舉子業卽以古豪傑自許講  
說經濟敦忠孝大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中  
羅洪先榜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  
方司歷陞本司郎中諡寃心戍畧邊務推轂將帥  
材官壹秉公法抑絕請託釐革弊孔受知當道世  
廟兩巡扈從車駕還賜采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  
康惠公憂卒祀行者亭禮哀毀骨立服闋除陝西  
督學副使校士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章縫  
與至公思之記公名宦陝滿陞本省叅政未幾

任卽陞石僉都御史奉敕巡撫山西尋改延綏  
延綏乃胡虜咽喉西北重鎮不次超用公從時  
也在延綏三年選將練卒講武足食恩威大著  
畏不敢入塞稍入輒斬馘挫衄之西垂晏然  
邊垣稍卑虜毋毀之而入公爲增高厚數倍  
敵臺成堡虜萬衆仰攻不能入垣之力也  
天子嘉悅錫賚無算數降璽書褒美庚戌春  
都御史巡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幼

塞野負糗糒糧號泣遮道

公在邊虜不敢正視西人高枕卧一日  
牙無日矣甫蒞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  
外戒嚴援兵絳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  
上拊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即率部下  
兵三千入援世宗皇帝聞勸王兵至大喜即降  
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內  
希忠外同仇鸞協力捍禦仇鸞者狠鸞陰賊人  
有寵于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  
通入關而密白之中丞臺御史臺事竟寢未發

後鸞知而遂恨公切齒至是譖公於上曰楊守謙  
名雖勤王實按兵觀望縱賊林掠世宗大怒建繁  
詔獄法司擬戍上愈怒罰治法司特旨坐公棄市  
時年四十六都城市女奔走號慟人人願百身贖  
揚中丞事聞于關中延綏諸生軍民咸爲位而哭  
盡哀公臨刑自若曰臣以勤王及旤諛賊之口實  
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得與岳武  
穆子肅愍同遊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  
事發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

既以八月二十六日而逆鸞被戮亦適明年是月  
日人以爲天報不爽云鸞敗主上卽悔悟公寃至  
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白脩御史王好問交章昭  
雪公忠而受寃詔贈公兵部尚書謚恪愍賜祭塋  
蔭一子忠義之士聞而爲之鼓舞稱快都城父老  
有泣下者公爲人忠孝夫至涵養有道燕居莊肅  
雖對妻孥不及於媠狎束身理家皆可爲法官轍  
所至皆有遺愛門生故吏生芻絮酒蒲服千百里  
哭慕下往往至失声敦人倫好施予有庶弟二人

庶妹一人悉爲鞠育昏嫁事庶母宛氏若親母只  
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室二黨中生  
待以舉火死而待以棺殮者不可勝計九厲廉潔  
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大位蕭然猶寒峻恒以  
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  
人風尤長于經濟詩選有大寧考紫荊考花馬  
考兵部集譚西北地形要害戎務橈宜洞若指  
公之諸季多至方嶽大位伯子汝濠辛酉舉  
守高郵州以公蔭爲光祿丞



端亮清謹不異寒素環堵蕭然世以方漢關西伯  
起家則食公忠義之報也公以忠受寃有識掩擊  
乃卒蒙聖恩昭雪褒嘉在順天長沙祠鄉賢在西  
安延綏祠名宦廟食百世光昭俎豆而關中士人  
有死人冥府見公方爲賢神宮殿服御如王者生  
爲忠臣死爲天神叩益有之余不能博蒐遍考卽  
論伍子胥關壯繆張睢陽並以忠直百折不回歿  
而爲神至今村氓婦媪咸能道其姓名虔其香火  
蓋嘗以爲當見好特議論排斥幽冥之事而卒未

敢有置一喙於三數公者忠臣義士畢命以奉君  
父捐生以殉社稷骨骸齏粉身家破滅受旤至慘  
直瀆吏事耳而朝廷旌其節槩上帝錄其忠竟位  
謚天神名留國史光霽照耀與天亡極奸佞諛賊  
生盜大利死受顯罰榮華一旦惡名千秋此烈士  
之所以孳孳蹈死若飴赴義若渴者也不然忠義  
誅戮後裔凋零其漠之魂亦終歸于夫何有而  
佞諛賊及其身富貴壽考子孫及或熾昌無論  
世公道晦蝕卽上帝賞善罰惡之權不

朝于肅愍及楊恪愍並以忠蒙禍旋荷國家褒典  
所不可知者上帝之簡錄何如然余取信于天道  
非敢爲矯誣也古今村氓婦豎之奔走關壯繆諸  
公疇敢謂其爲矯誣乎

二十二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三

四明屠隆繙真著

曾稽呂胤基充符選

疏

重修東林菴募緣疏

夫淨智妙圓空寂超無生以歸真造寺寫經度僧  
雖有漏而亦果真全則功亦本無故四果非大來  
之位功高則漏亦漸盡故六度設布施之條蓋  
生爲累劫遷流障惟情識而萬物以爲

在慳貪故忘情去識立露靈光破慳除貪恒資佛  
慧今夫曳紫拖朱子姓累都富貴懸鷄茹藿妻孥  
不免饑寒救龐稚魯積鉅萬而默有栽培聰俊勤  
渠營一錢而猶暗爲破壞青年上第蚤致雲霄皓  
骨窮經卒填潘壑輕裘緩帶乘安車而飄若神仙  
草履芒屨執遠轡而勞同牛馬珠庭日角天厨每  
饗乎鳳麟車腹針喉唇口難沾乎涕唾斯何以故  
蓋由布施墜貪善惡之因作則富貴貧賤苦樂之  
果成達人觀破譬爾頭下士習迷轉成失足無

常條來雖四大而猶捨有生終去即一物以何貪  
雁居士沉寶於洞庭湖志修空有師子佛施頭於  
罽賓國道在離生隆聞王侯千金輕於瓦礫貧人  
一檀香於旃檀故知貪捨在心功德非寶矣何況  
初建叢林消除惡業裝嚴佛像增長善緣優填劑  
木鑄金以像世尊而滅罪愆恒河阿育造塔罽瓶用  
感舍利而收功歷劫斯誠苦海之寶筏迷塗之慧  
炬也隆竊見東林禪菴者城隅幽僻市喧不聞水  
木清華道場茲勝詎獨遊日疇懷資士大夫

之處實堪避囂習靜爲善知識薰修之林奈何殿  
宇傾頽奚以起善信之崇奉禪房坍塌大不便僧  
衆之跏趺金剛幾化土坯空多神力菩薩半等  
蘇安見尊嚴隆見而盡焉傷之用告同志  
心發願樂捨貲財量力隨緣助成勝事  
之涓滴於海中雖萬波奔騰而不混濁  
毫芒於土內雖自丹凋落而常榮生  
堅我信心而永脫三塗離垢離塵終能  
而共同四智隆敬合掌稽首歡喜無量

重建水明寺羅漢殿募緣疏

慈溪永明禪寺者相傳唐相國晉公珂所捨宅基  
也殿宇宏麗塑像巍毅句章以西藝林第一奈何  
桑田滄海物有盛而必衰昆明劫灰數無成而不  
壞雕梁畫棟風雨剝金碧之暉聖壁丹垣苔蘚  
龍蛇之影玉毫肉髻蛛絲網千佛蓮臺勝鬘香  
鳥矢穢諸天寶界香積燼銷碧瓦落而填井禪  
火冷黃葉飛而滿堦檀越露晞梵唄絕響比丘  
散鐘磬無聲三五衰颯殘僧楯止婁棄被

窓前聽夜雨以續交潮草花籬上剪秋雲以補衲  
衣應真殿闢爲募艸欄日感懷阿羅漢化作土坯  
酸心墮涕匪恣辱之逢昔利肢體並殘意師子之  
遇巖窟晉領不保絕諸瀟而頂聖金身胡以銷沉  
證因果以入流佛性寧有變滅夫幻泡浮雲彼雖  
悟假合而任推賢鏡花水月人且因色象以見如  
來今乃摧殘敗壞一至於此嗟乎所資奉三寶之  
謂何是宜墜六道而難脫也隆竊觀永明乃震旦  
之大道場慈溪亦神州之鉅都邑登八座班六卿

學究天人者震巖綠虬瀛徽三教道無性命者雲  
蒸昔之名公顧輔能捐一宅以開新基今之通人  
宰官不能合众力以修舊址隆竊痛之則以凡夫  
慳貪既每恡財爲惜費賢人方正又好詆佛以崇  
儒隆請即借凡情宣揚聖諦則佛理昭然如日中  
天矣凡情穢濁故易沉淪而佛理則宅乎清淨凡  
情滯實故有纏縛而佛理則宗乎空虛凡情煩惱  
故墮火宅而佛理則以寬悅爲菩提凡清幽闇故  
迷本性而佛理則以高朗爲超脫凡情分別故有

形骸爾我伎嫉侵陵而佛理則玄同平等混法界  
寃親於面忘凡情險詖故有梟械坑塹欺給陰賊  
而佛理剝平直坦夷合三千大千爲一體凡情忍  
暴故曰尋戈才而佛理則慈悲救苦不殺肖翹凡  
情貪悵故愛惜鎔銖而佛理則行檀喜捨不愛膚  
髮凡情好媿故沈愛河慾海而佛理則斷媿慾以  
淨六根凡情造惡故纏業趣輪迴而佛理則持戒  
律以脩萬行蕩除邪穢獸保真常昇濟神明出離  
生死信照昏之慧炬度世起寶筏也居士得之以

和理性則虛明寂照何物不通可證果位於大  
覺登宰得之以濟世安民則慧性靈光何勛不茂  
可登世道於太和大證般若之品既可成佛作祖  
即小頓清虛之益亦得解苦除煩嗟乎夫佛理何  
負於人哉宋儒專精孔孟翊衛儒宗固常昌言非  
佛矣夫儒以治世佛以出世各有宗派各有法門  
儒者爲世立法闢佛非過然必不因佛之排詆而  
其術遂廢其所不可廢者佛理之清虛高潔宏  
廣大可想也考亭註明德而歸之

論定性而根極於反鑑索照皆與佛理符合用其道而闢其說所謂爲世立法不得不爾亦猶堯舜湯武夷齊太公心相是而口相非孔子明正道攻異端而以西方爲聖人以老氏爲猶龍權衡之審也又矣世儒不深悟孔孟程朱之意而分三教猶水火與二氏爲仇隲小大衛瓘宇宙大叅同君子不爾也隆不肖願世之通儒達人用儒道以匡時立教治國脩身用佛道以理性歸真出塵超劫詎不庶哉彼丘百應真者並釋迦大弟子無着大阿

今其峻宇頹宮其像殘壞若此在佛無損於吾世人慈悲惻怛之念安在耶隆泰儒者幼讀六經服膺孔孟泥覽藏兼奉釋老雖行多疵類而心實清貞逮今垂暮之年益稟泥洹之教貧不能以法財爲功德而以筆舌爲擅施願公等欽崇釋典興起道場兼脩福慧之基永結人天之果敬譔燕鄙短疏付住持蓮舟上人募化有緣贊成勝事隆不任激切惶悚仰望之至

重建天井寺募

四明天井寺者古名剎也甯秋分五井以擅竒高  
接瓊田玉界神龍依一寶而證聖宏開貝闕珠宮  
仙都遼愛雲霞常擁中峯磴道盤迴星藻平臨絕  
頂琪花曜艸凡夫之所不能名紺石丹泉塵壑之  
所不能致梵宇截彼山椒四季慈雲長縹緲寶藏  
通茲水府六時法雨自縝紛居士栖真而結廬永  
斷漁樵之跡宰官榮雪而備祀立椽早暎之災飲  
酒於杯中李文靖之靈蹟備矣立屬鼠於祠下  
無名之碑兀然故昔人云寺以山而名龍以

寺而甯良有以也奈何年深歲久殿廢基荒畫棟  
雕梁龍蛇蝕於風雨寶幢華蓋金碧委於泥沙白  
露侵大士之衣蛛網五雲瓔珞青苔繡如來之面  
蝸涎七寶琉璃塹慙金欄袞姿應真殿未免荆榛  
浪說水晶簾幙龍王祠亦在曠艸香積止存破窟  
剝木尚繞流泉禪堂僅賸殘石乞食頻歸暮雨悟  
興衰之理于露電聖諦深密不問消沉等起滅之  
義於空花神理窅茫何知寂莫山河大地運終亦  
墮劫灰古佛道場悟後皆爲陳蹟



莊嚴後庸愚必繇妙相梵宮顏坦父訪過客之興  
嗟寶像傾欹曷起善信之瞻禮而五芳僧傳慧者  
能叅密義實主此山稟支遁之刊根名埋夙擅歷  
中峰之若行心地頃開唵詩作島臺雨雲光之花  
說法緝經頭點生公之石蓋素業之宗工緇流之  
彥秀也慨然以興教起廢爲功德以接物度衆爲  
因緣再葺琳宮重開淨界勸勸檀福共積善基東  
渡錢唐中流一葦南捫台宕身世卑飄留填貝葉  
震山之句冰清舌吐青蓮船子之歌雪映擁網雲

下飛錫聊覽昂昂之奇蹤散寶花於振鈴并結龍  
人之勝果伏望大檀越做依正法誓除有漏之情  
善知識延擡高僧叅訂無生之理因而捐施貲財  
助成殿宇以其修其崇崇而德于層臺從明入明超  
賢劫于彼岸公等之大智亦道民之上願也

超度歷劫殺衆生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奉佛弟子屠某謹齋戒  
薰沐疏告諸佛菩薩座下某切念人與萬物並生  
娑婆世界雖翾飛蠕動跂行喙息均之與

包含靈氣感有血屬靈覺痛楚肖翹之物至微細也追之則知荒逸繫之則知求脫趨利避害樂生惡死其情一也是以如來以大悲為心上帝以好生為德大道之戒不殺生轉不害生蟲獸後罪業永除冤對消釋世因離去善果斷成奈何眾生障蔽無明結習貪嗔以大同小辨肉類食長漁釣蒐獵割剝皮劉距其骨疏其肉自取其膏血剔其肝胃之要本陸捕魚之食之需甘鮮畢備以自足其性其性其性其性之有生蔬殺願養足

以不死誠何用廣搜無窮之味盡殺萬物之命以供三寸之口以肥六尺之軀也某竊見屠沽之肆烹宰之庖擊鮮淋漓血肉狼籍呼號于刀斧之下宛轉于湯鑊之中昔人所云食者甚甘死者甚其良足痛矣夫無德不酬無怨不報殺人一刀還人一刀食人一儻償人一儻冤冤相對世世相尋死之所以輓轡而無窮惡業之所以歷劫而不也某自念從無始劫來薰染惡緣昏迷佛性殺衆生血肉以充飲啗不知其數又身

害血肉以充飲啗亦不知其數又或以人殺人  
殺物殺物或故殺或誤殺或自殺或教人殺皆作  
業並結冤讐乃其今生粗解章句忝忝士流徒  
隨順世緣不得早聞佛法以酒爲漿以肉爲糧  
以食宴會婚喪祭祀多設珍羞廣殺物命結冤積  
業如丘如陵始緣迷倒墮於無知既因習久不能  
改悔每靜焉思之冤業多矣重矣身不能載世  
間之債人當償我殺害互通互償冤家彌久  
彌結何時已乎隆今敬發誓願於諸佛菩薩及于  
帝天神一切賢聖之前凡從隆無始劫來以至今  
世受隆殺害衆生幽滯三途沉淪諸趣者仰仗佛  
力解冤釋結咸超苦海盡登淨土永享極樂之福  
永消沉滯之災從無始劫來隆身墮旁生爲人殺  
害者悉與諸人解釋風掃雷滅不復取償殺害而  
外卽諸人毀謗罵詈嫉妬傾害劫奪虧損一切巨  
細冤讐悉與解釋不復取償佛天監臨亮此際  
實心實願不敢誑言隆又願從無始劫來

洲于善界衆生各相殺害互爲冤對者咸解  
並登善界隆又願盡四大洲下世界衆生并戒貪  
嗔癡緣盜淫斷一切惡業修一切梵行攬長河爲  
酥酪變大地爲黃金隆又願從無始劫來以至今  
世自身所作一切輕重罪過悉行懺悔於諸佛菩  
薩上帝天神一切賢聖之靈伏乞亮其無心愍其  
無知盡賜赦除永不改再犯隆又願如來慈悲衆  
庶上帝仁慈生靈赦宥罪愆挽回厄運陽九百六  
永永不作卽今皇暎爲雪疫厲爲災伏乞蚤收特

以揀天亡速賜甘霖以蘓枯槁海宇享無事之  
朝廷慶有道之長隆又願老母趙氏消除業障  
延年益壽早脫幽途登真超劫從無始劫  
至今世父母兄弟妻子六親咸消惡因咸證  
善果全賴三寶之力消除萬劫之災爰於生日特  
發葵忱仰干蓮座隆不勝懇切皈依之至

放燄口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奉佛弟子屠隆謹齊戒  
薰沐上告諸佛菩薩座下竊念隆幼託儒門

章句遂施負擔爰忝縉紳出有安車入有室廬生  
既享其逸樂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身無補于明時  
天資近思徒能括弄空文宿世多愆不得蚤聞佛  
法心機少慮存心鮮類但于任意觸情素行多違  
戒律其時非已早或從色氣而招濫責濫刑業多  
自噴心而在飾浮華以驚世好工綺麗之詞侈燕  
會以悅人廣殺衆生之命詩詩作過自陷迷塗種  
種種愆日深苦海近聞仙講凡聖之理始切皈依  
更惕因果報應之權稍知洗滌頓學道雖求悟脫  
而結習尤難頓除自慙自懲詎修持之不力隨處  
隨犯覺舊病之猶存是隆之所以日夜矢一誠而  
嘗過叩三寶以痛心者也言念隆歷劫罪根之最  
深者莫如殺生衆生業最之最重者莫如餓鬼  
先脩水陸經懺以度脫衆生續考齋口科儀以  
食餓鬼竊照熾口者起于觀音化面然而現鬼  
之形阿難告釋迦而脩瑜伽之教凡此齋口皆  
衆生宿業所致疾妬陰賊設陷罪以害人捨  
貪嗜膏血以肥己生恣溪壑之情貪

薜荔之鬼痛饑難堪身若藍靛髮若丹砂腹如  
輪喉如針鋒五百劫不聞水漿之名六根門常帶  
饑渴之酸復有威明正直剛毅勇烈證諸神趣位  
諸冥官大力秉權尊榮饗顯而尚帶業因未免乏  
食嗟乎以彼苦報之衆生反思隆宿業之深重現  
墮斯報厥苦奚勝是川涓取賤生之辰廣脩施食  
之法欲以外結人緣採諸苦難因消已業豫植善  
根然非仰仗如來法力則衆生業重雖遇食而不  
得餐凡夫力薄卽行施而何由廣爲此敬發虔誠  
哀告佛祖伏乞以光明陀羅尼法而攝受衆生以  
如來手印真言而拯拔苦惱化滴水爲酥酪浩若  
長河變斛食作湏彌遍周沙界壇儀嚴護上窮有  
頂之天梵音弘宣下極風輪之際伊蒲淨飯盡四  
生六道咸飽滿以歡欣幢蓋香華合萬劫千回經  
超升于極樂隆不任激切皈依仰聖之至

上包家彎龍王求雨疏

某日者以亢旱故貽書大江以北父老相共齊  
築雲禱雨父老得某書遂鼓舞踊躍祈禱

澤上請聖疏辭以某爲首實不以聞於某無從  
服隨父兄二老之後自午借穎爲萬姓請命蒙玉  
降靈滅獲謂王者不至除子何爲某聞之不勝駭  
異歎服王之威命壽爽肝鬲何鼓鑿觀有赫昭昭  
如此某虛薄小器行劣才疎願自分一念慈悲  
隱先人後已區區之心從幼有之故令人饒而我  
獸飽人寒而我獸煖人苦而我獸樂有如置於水  
火啞於針氈必不能安也某嘗爲穎上青浦令先  
後凡五年有奇水旱祈禱詎維竭誠亦云捨命當  
爲穎上夏五月大旱禱雨日不應乃日自曝庭中  
夜望空搏穎至旦形骸焦枯神氣憊憊此時命如  
懸絲老母妻孥環哭不知也若此凡三日而大雨  
霑足當在青浦春夏之交淫雨大潦田禾滄沒下  
民嗷嗷某祈晴不應五鼓起徒跣至城隍祠聖林  
雨中至天曙吏民始覺時已大委頓父老抱持  
哭不爲動俄而雲散雨止杲杲日出凡六大雨  
六聖淋漓中咸登即晴霽卒免水災去歲大饑  
後夏復苦旱某是時雖已家食美而父兄

苦相關情不能已登一小樓密爲此土人民乞  
上帝以及龍神望灣上而長跪待命靈膝爲紫黑  
而不休此王所照知也而今者復復大旱睹此疾  
疚其庸得晏然所以不至爲鄉人往而不相聞耳  
而乃者王遂大章靈祝訝某之不至某之爲鄉父  
兄三老得無踈矣是用栗栗祗懇王豈以其夙昔  
禱祠誠切猥蒙注念邪不然者以王威德何有於  
蟻蠓一夫而重訝其不至也悲夫海上之民極矣  
去歲之饑子婦行乞肩摩趾錯餓孱僵仆川塞涂  
擁草無留根本無完皮固已大不堪命今歲復旱  
赤地千里蚤禾將盡焦枯晚稼尚未時插萬姓皇  
皇朝不謀夕悲夫悲夫一歲之饑民已大困今歲  
若再不登海曠人類恐遂盡絕矣其竊念上帝以  
好生爲心龍神以濟物爲德生民以來覆載生成  
所賴全活多矣寧至今日而遂忍令人類盡絕邪  
悲夫天下民作過多端積業深重降災示罰天道昭  
明災今知惡罰今知改顯行懲創宰實愛之帝命  
神休於是爲大然必不忍遂令人類之滅絕也



民作過多爲饑饉所迫雖曰可疾可實可憐富家  
奢嫖侈法瘠人肥已足惡種種即如 遇饑荒積  
殺丘陵日索高價成虛日甚則救價日高推其心  
益惟恐成之不其虛之不以以故貧人遇苦勤至  
死而富家遇荒愈增殷富罪業如此宜其災感  
變水旱沓仍悲夫悲夫水旱災告富家貧人同遇  
其略而貧人爲烈名災感變富家之罪言倍於貧  
而饑荒饑死則貧人其富家也悲夫古人有言終  
歲不製衣而寒一日不食則斃其雖爲廩吏家  
無負郭田終以託身衣冠之末幼有文字之聲日  
營一日歲度一歲裘葛充身藜藿充口幸不大至  
乏絕常私感天地神明祐佑之恩而裴徊四顧遠  
近人民迫於饑寒瀕於死亡者莫可俛指矣悲夫  
朔風皺肉嚴霜砭肌而亭練不完單衣破盡酷日  
灼人炎塵鑠體而餓眼生花饑腸殷雷欲生無計  
求死未得父母怨嗟妻孥對泣某每披衣而緩袵  
臨食而廢箸低回太息不能爲情甚至爲饑餓驅  
逐出門求食盡日無有腹枵声咽忽然仆地

觀世人飽煖安樂者十不能二三饒寒死亡者十  
殆有七八其常解身上之衣吐口中之食以少爲  
貧窮地如以一滴沃陸海其何能濟而展轉哀憐  
無時不惻亡衷夫某自地且夫且爾特爲此世界  
人民哀憐憫惻不能已已其在能伸宜當何如矣  
夫衣食者人民之所甚難而山澤者思龍神之所  
甚易也以所甚易濟所甚難其願王之畋留心也  
今王民庶災上帝某山王亦乞以小民死亡之  
狀以爲帝帝亦必惻然動念臣某與帝遠王與  
帝近并望以臣某哀䟽轉聞於帝帝或亦不深罪  
卽罪及臣某於王無與也情切冒陳不任皇恐悚  
息待命一二日內望山澤至矣

寧國府涇縣下坊渡大橋募緣䟽

夫六度萬行迴向惣歸于能仁八百三千功行俱  
圓乎大道金仙以慈悲爲上善力去慳貪至真以  
拯物爲聖其功存普度故禪門覆標福慧天叻登  
海洪流梁武修果人天永絕地獄種子旌陽之  
行滿足乃拔宅以昇清微通明之勝事

形而證都監至於凡品充賴積功上則除屢劫之  
惡業下則種來世之福田大則植二乘之利根小  
則免三塗之苦趣貧婦脫茲凍餒功兆于施瓊儒  
生早撥科名事微於編竹不然者生民之衆泥沙  
苦樂之等霄壤王侯將相家積千鍾有金可以鑄  
鼎齊民匹夫生餘六尺無土可以卓錫口銜玉食  
猶嫌未脯乎鳳麀腹受罍饒長患不飽其藜藿窮  
年而爲歡歌舞之場樂矣逍遙沒世通夕而不沾  
杯炙之味且也罵詈隨身雕鞍文轂王孫之神采

如仙輕馬挽車廝養之枯骸若鬼登高臺臨曲池  
複道層階而破屋之秋風浙瀝懽豔姬選麗色分  
行列隊而鰥夫之長夜凄其王牀冰簟涼灑灑矣  
日如烘汗如雨焉知道路之悲廣陌遊輪喜洋洋  
哉虱處頭蚊嗜膚寧識罔罔之苦君請思之上帝  
孰踈孰戚司命何恩何仇夫果以因成業由心造  
感衆生之自取詎造物之有偏僕願闔浮提諸善  
信盡捨惡道咸種善根早脫迷塗共登正覺照  
當去譬如燎毛不盡不已善所當爲善所當

穫務成茲爾寧國府涇縣下坊渡者山險路艱水深河廣馮夷索命鬼伯何人風濤之濤流靡常舟航之往來多覆質隣於魚鱉之鄉泉下幽鬼夜哭上地于蛟龍之腹沙頭白骨文撐行人渡而怖驚遠客聞之痛怛禪僧法極者植息空門蕪闡玄理業剝心而煉性亦混俗以和光念此渡之艱危卽爲苦海將創橋以利濟願作慈航顧計功何止千百億威度支不下四五萬金維此一方之鉅工程料難獨舉非賴四境之大檀越易克共成某作宏

宛溪適逢盛事遂裁荒疏普告仁賢伏乞

士善女信男大悟因果之理恢弘福慧之基以結

緣積德爲心以拯溺拯災爲行或金錢或木石歡

喜捐捨資財或布帶或叙訓多寡各隨願力庶免

蚤成勝事將來永濟生民飛鷁浮航水邊罷爭舟

競渡落虹夾鏡橋上堪連袂歌波恬風靜曹盱

女不復煩邯鄲之篇日朗沙晴霍里妻無所事空

篔之引善緣隨劫世同垂功德與橋梁並峙從此

更從空觀再討玄宗寶關可登蓮臺不遠某不任

穫務成茲爾寧國府涇縣下坊渡者山險路艱水深河廣馮夷索命鬼伯何人風濤湧靡常舟航之往來多嬰質隕於魚鼈之鄉泉下幽鬼夜哭上地干蛟龍之腹汝頭白骨文擇行人渡而怖驚遠客聞之痛恨俾僧法極者植息堂西燕闡玄理業剝心而煉性亦涅槃以聖光念此渡之艱危卽爲苦海將創橋以利濟擬作慈航顧計功何止千百億咸度之不十四五萬金維此一方之鉅工程

宛溪適逢盛事遂裁荒疏普告仁賢伏乞

士善女信男大悟因果之理恢弘福慧之基以

緣積德爲心以拯溺拯災爲行或金錢或木石歡

喜捐捨資財或布帶或釵釧多寡各隨願力庶免

蚤成勝事將來未濟生民飛鷁浮航水邊罷爭舟

競渡落虹夾鏡橋上堪連袂歌波恬風靜曹盱

女不復煩邯鄲之篇日朗沙晴霍里妻無所事塗

篋之引善緣隨劫世同垂功德與橋梁並峙從此

更從空觀再討玄宗寶關可登蓮臺不遠某不任

大幸大願謹疏

白無謂玄帝疏文

伏以混沌未分玄極高圓鴻濛甫判大道攸名無始苞含三極微繁細雜五氣蒸出萬靈悉歸埏埴道妙本來虛無其性之為靈常衆生自取執着情慾損其靈根故生老病死氣血感而不衰消息盈虛物有推而必去自至人離垢絕塵得牟尼之寶珠於象外忘情合道握元始之祖炁於環中煉三寶而還虛葆一真而證聖是以出有入無陰陽不

能陶鑄蹈虛觸實宇宙不能牢籠恭惟玄天上帝玉虛師相開天氣母得道冊王從金闕而化身繇無量以度世授秘訣於元君金輪妙轉悟至理於神媪鐵杵功成一崑竦翠了義圓通五老啓塗法身冲舉惣領真官錫琅宵之寶冊封崇帝號協土清之霽樞火符交坎離之象道在中黃水德鎮壬癸之鄉位尊北極慧劍降魔六天之宮咸隸慈航濟苦九有之衆皆歸是誠赫赫有臨巍巍無上矣言念其蟻虱小臣蟻蠅微質蚤蒙

過中季好道刻厲自新二六時刮垢磨光無一念  
而不敬上帝四威儀省警懺過無一刻而不畏神  
明繙真經白馬求解脫於無生問丹訣青牛覓靈  
脩於不死及看擾擾之徒盡是蠕蠕之類一沉流  
浪之淵日沉日下累轉輓轡之劫愈轉愈迷英雄  
蓋代未免慾火煎熬富貴薰天倏爾土灰淪沒存  
則僅遷延於歲月盡則不少住於須臾新鬼而哭  
舊鬼古已如斯後人而推前人今誰在者竊思入  
黃壤其近若斯范仲青天尚遐如飛腐肉其是

用禮斗祈神身心悲切尋師訪友明夕動衆將了  
緣以了道亦度我而度人奈何需帶難成凡心未  
盡外護莫就知音更希而世之人有憐貧者奸姪  
者、蠱毒者、狡僂者、憍慢者、多汰者、臣罔上者、妻虐  
民者、子忤親者、弟凌兄者、男不務忠、良者、女不守  
貞、繫者、骨肉相殘者、朋交相賣者、僧尼破律者、外  
道惑衆者、給愚駭者、欺孤弱者、貪大位而構傾者、  
趨小利而交賦者、具錦而媚賢能者、含沙而快讐  
寃者、背公而營私者、為人而肥己者、汗穢道

媒賞神明者心。欺違者貴而及覆者暴殄天物者。廣殺生命者。賊交戕。業並作如鬼如蜮。爲虺爲蛇。論以人天因果。則障氣而百語以輪迴業。究則掩口而笑。不求解脫之方。謂信佛之理。某竊哀之。亦以自省。益茲小臣。隨順天生之迷。倒無與津。察更替自身之沉淪。何從度。故敢俯竭愚衷。仰干 帝察。伏乞 照下民之深望。大垂神理。以示勸懲。哀小臣之苦心。肯賜教道。以弘提引。俾其神清氣朗。心開目明。進修無礙。倘真有助。誓酬普

脩阿育王寺舍利殿募緣疏

凡之願以舍罔極之恩。仍爲母氏恭祈壽考。少報劬勞。并願眾生盡種善根。永離苦厄。其不任五體投地。激切悲淚之至。

夫布施者六度之一。而萬行之首也。衆生逐妄而迷。真久墮轆轤之劫。凡夫因貪以成愆。永無超脫之期。貪則煎熬多慾。善行水消。慳則殘忍斷悲。緣山積迷。塗之所以一逞而難回。惡趣之所以尋而不已也。蒙無暇遠論。即以近



中水旱交遘南北災荒既苦枵飢更甚疾疫子婦  
連袂而行乞老弱卧路而悲啼朱門白屋足跡遍  
而不得一錢赤日黃埃口吻乾而曾無粒米裸形  
道上生爲爰旌日之窮委骨溝中死作若敖氏之  
鬼而富者資者金珠填積倉因豐盈鄙吝益深營  
求無已八口之中最憐妻妾一身而後惟念子孫  
逞奢嫖或立傾千萬賑貧之則坐惜鎔銖顧我之  
衣祿贍足此生于人何假即人之餓殍充溝沙界  
于我何關計警產則年富一年既已享仁陵之積  
矣穀價則日長一日猶未滿溪壑之心曾不思彼  
藜藿之腸餓三時則死而我金玉之饌且一飽無  
加布施則現在之福不虧而未來之功無量慳貪  
則受享之物有限而罪業之積轉深試觀今生之  
饑餓而流離者忽宿世慳貪之報今世之富資而  
驕吝者實來生疾苦之階何況禮明之照臨有共  
世界之現報炯如天人之冥契影形善惡之感應  
桴鼓奈何罔信輪迴不畏神理何知身後但快如  
前乎在公生則不知來世及當後世

或殉寶以身寧甘溘死或取歡今夕不問明朝子  
父偃願就鼎烹而惟貪驟富石季倫明知爲禍而  
不肯散財古今並然迷而不悟良可痛惋矣夫東  
教仁存博愛一視如傷西方義普慈悲萬緣平等  
慧必資福方是檀那解必無行乃臻超越君不聞  
天人騎繇行檀所致薛荔兒因障施而成昇如來  
以樹土資享國王捐闍黎之一金報償公主黃雲  
覆身乞兒種面錢之倡青帙滿咸寶薪得五里之  
歡拘羅持阿梨於病僧快樂九十一劫無滅施

食於殊勝上生三十三天香花作供雖經千劫  
益以增其慶膏油通夕即吹毗嵐風不能滅其光  
貧女捐珠飾佛爲迦葉之因給孤布金買園結人  
天之果園監散花妙華獲號羊奴編草寶蓋呈祥  
龍子幼聰施梅檀於五劫織師福利飯辟支以一  
匙舍利弗行菩薩道眼猶可捐視四大乎何恡師  
子佛遇罽賓王頭亦肯捨千萬物以焉貪傳大士  
賣妻子于都市能斷枷鎖之恩龐居士泥珍寶於  
洞窟悉除糞土之穢故能破迷倒以啓妙明

四智盡凡情而入聖諦夙了三身况以財施不如  
以法施結人緣不如結佛緣塑像度僧功真浩蕩  
建寺造捨福不唐捐恭維釋迦牟尼世尊道悟真  
空位登天覺津梁劫世眼目人天隨宜說法住迦  
毗七十九年滅度罔維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  
者以神力藏如來舍利于天下凡八萬四千闍浮  
提中計十有九處至我鄆縣捨之舍利則起自劉  
惠達之精誠湧浮闡於地中靈應表金仙之瑞現  
寶珠於世上威神聳力士之槌陶都水囚之而受  
戒諸善信藉是以歸心是誠瞻禮難逢禎祥希  
者矣顧佛教陵遲沙門不戒增院崩圯開土興  
而今司寇五臺陸公弘通拯物少宰蛟門沈公  
謹禔身感宰官之偶流信道門之法羅二公  
欲興起宗教修建殿堂于是五臺公敦請無漏  
上人爲住持而屬沈公與不肖爲檀越蒙是以  
裁數語遍告十方夫布施者心也非寶也寶  
雖丘山政屬微塵心施則雖涓滴可通巨海  
不除縱車金輦王于道場何益乎善

草披羶於寶座皆功也蒙願富貴者從明以入  
暇捨金錢益植菩提之本貧賤者從冥以入明  
恠針縷免沉諸趣之鄉蓋不獨助成一舍利殿而  
已奉佛行禪斯同慈氏救災卹苦並合能仁廣  
饒益之門蚤破貪嗔之網則慧日高臨法雲長  
鬼神福善鄉里稱賢門祚昌隆疾苦之所不能  
身心清泰邪魅之所不能侵或名書 帝籙位列  
仙班或脩證運空智圓佛果蒙不勝幸願爰呈  
和南謹疏

投包冢灣龍王求雨疏

維王鍾英宇宙誕德山川潛曜搜光揚霽顯德順  
斗罡以達化佐上帝以行權推神炁之車輪握陰  
陽之橈候蟄藏則滅影銷声一真混沌奮迅則包  
陵蕩谷六合奔騰忻喜則風恬日朗鈴管笙簫震  
怒則電掃颺驅旌麾羽騎天門上下倏忽千廻震  
且還邈剎耶萬里興雲雨而恩澤惟時在在之祈  
求必應潤枯槁而蒸民乃粒歲歲之功德無疆  
雲起於寸縷僅半餉而穹昊彌溥

不崇朝而大地霑足自非玄妙八神清虛證聖曷  
克臻此者哉是以虹梁翬柱仙都之界壯于皇居  
金榜銀題水府之宮耀于天日霞爲棟雲爲窻絡  
索間珊瑚之網玉作牀珠作柱流蘇控瑪瑙之鈎  
風鬟霧鬢鮫綃之侍女三正寢百星眸甲之武  
夫十萬雕胡飯進玉饌之羹常上爲華侑食水晶  
盤劈銀絲之膾階前鳳吹傳鶴道上升玄珠之閣  
繡經而講長生主人晝夜明之燗焚香而執如意  
爰欽清都上聖永延龜鶴之齡轉悲穢上下臣日

促蟬蜉之晷切維往年雨潦五穀不登今歲饑傷  
萬民無告今者藉王寵霧歲以有穫脫民枵餒幸  
及食新而晚禾未登天道亢旱司牧愍旱固嘗疾  
首而星馳野大憂時亦累齋心而露禱某既仰陳  
功德以王霽而告彼都侯復俯竭庸愚撰蕪辭而  
獻之王所伏乞大彰霽爽普惠甘露蘓我槁苗肉  
此枯骨仍賦長歌一章敬呈觀覽某不勝皇恐屏  
營之至

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屠 隆繇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策

問 國家東防夷北備虜櫓紳宵衣蓐食憂勞  
靡盬鈐掾甲枕戈致命邊鄙顧南北枕宜回與不  
與議者謂倭夷善用長刀斫截常用取勝南人  
之胡虜之來如烟如蟻多而不畏死難可如何  
欲獲美人長技力挫其鋒制胡虜死命

有阻山墮塹之憂北邊地形平坦易於追逐而亦  
恒若無嚴城堅壘之限茲欲各坐制形勝無爲敵  
資果挾何術而可又東恃水戰北恃陸戰夫水與  
陸者我與敵之所共也必勝長策且復安在爾請  
生東主人不荷戈東營必提劍西嘯東恬鯨漲北  
熄狼烽胷中當籌之熟矣願悉心以告我我將循  
是以得今之頗牧劉岳也

夫兵者橈也橈容圓也橈勿圓則膠固蹶盪拘擊

行于立見顛躓故以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博且不反胸儻忍  
弟不能得之師法  
心則敗有識掩千  
論倒秋濤之峽而  
明神智儻杰不能  
虜用兵方畧矣請  
北虜其事勢蓋迥  
異東南島夷隔絕

潮小不戒於風波輒萃鱗鯨之腹其來有時其數  
有限獸其人凶獷狡黠飄忽馳逐善用長刀斫截  
所向無前西北胡虜距塞下甚近鼓譟長驅朝發  
夕抵其聚如翹其來如蟻日落沙昏只尺不辨但  
聞人馬之聲獨其人稍駭懸疑策喜人怒獸無深  
長智計奈其多而無知閱不畏死奮馬血刃譬斬  
浮萍乍開復合戍軍之所顧借惟怯貪生以貪生  
之衆嬰不畏死之虜勢必無幸而胡馬又羶不可  
近中國之騎將當此東南地形多溪山險隘叢

篳管葦詰屈周遭欲馳逐則阻澗道稍不春則墮  
阬塹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西北朔野寬衍平  
坦一望千里馬跑塵起飛鞚突騎疾于流星沙河  
灌莽徒步可越泥垣土堡絕無堅城雲合蜂涌之  
衆禦之難不難乎東方多舟師習水戰我軍艤鱗  
舳艫恒鱗次櫛比橫海蔽江而夷人不能多具舟  
楫卑舸小舠出沒波浪我以巨艦直衝之可立斃  
覆溺是東南之所恃者水戰也北方平原曠野可  
騎可步長戟短兵互相犄角彼敗而我進



固如建瓴我却而彼乘勝長驅亦如破竹是西北之所事者惟陸戰也夫倭夷善以長刀取勝我欲挫之惟用長鎗若所謂稍竹篴箠者彼以長刀截殺我以鎗稍制之彼刀未我加而我鎗稍已先及我衆彼寡卽如以十稍制一刀鮮不摧拉而東方溪山深紆篴箠蔽密制勝長策莫如設伏自古善用兵者多以伏勝東方地形尤便藏埋兩軍相交我佯北引之追逐伏忽起闌出其後而我乃回軍擊之前後夾攻首尾不救不盡覆沒之不止虜衆性不畏死我欲殲之惟用砲石若所謂佛郎機鳥嘴銃者虜騎一望烟沙無數箭不勝射兵不勝斫獨火梳砲石齊舉競發可以創虜虜心而北方地勢寬衍岡坡坦平欲無奔北莫如嚴督陣自古精兵律者多以嚴勝北地易奔尤宜防督大軍在前督陣在後一夫回戈必斬無赦兵知必死有畢命而前寧進生一尺無退死一寸如是虜雖強必不敢東南非無陸戰水戰爲多方夷艘在洋我急以師撲之必可得志遲令登陸便費枝節

舟師惟有陸戰我必出死命制之方可奏功一  
觀望立見狼狽由斯以譚夷虜情實南北橈宜各  
有攸當神明變化弗可膠也選將練兵防危  
慮患南北急務均耳今島夷戢涉垂晏然屬虜  
貢市北無大舉無識者徂以為安枕將校  
率市井遊食之徒以請託冒補兵士多  
之眾以惰窳濫充將惟知指刻鑽刺以潤  
要津而不知韜畧橈鈴為何物兵惟知嬉戲  
以竊糧餉延歲月而不知攻殺擊刺為何事幸

無事可以苟安一旦戎生心焉奸民乘而  
何以應此危道也遇有小警脅息畏避曾不敢  
一幟發一鏃擄掠焚燹恣敵所欲比其大得志  
乃後詐為揚旗伐鼓追敵狀而或拾遺弓殘矢其  
或掩殺邊氓老幼以上晉虜冒功伐嗟乎此曹  
所賴藉邪將必精選務得英雄然後訓講有資  
急有賴兵必精練日為戰備又且足其糧食結  
恩威如楚而識時觀變相橈設權動于九天伏  
九地妙于鬼神疾于風雨東恬鯨鯨

必繇此 國家千萬年可保長無事矣謹對

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屠 隆締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文

畚四明山靈文

廣桑子與吳子茂倩董子揚明葉子虞叔入南雷  
訪友人汪長文氏將從南雷入四明已而嵐中入  
言從南雷入四明嶺路險絕且初夏大雨後溪  
暴漲遂止不入抵家之明日廣桑子登地

門者報一青衣人致書開械讀之則四明山靈詒  
書嘲廣桑子者其辭曰不穀守在架阻欽慕足下  
高風聞者聞足下將舉玉趾屏臨敝山且有事於  
擘芳塞秀探奇闡霧發藻繪於毫楮標名勝於寰  
區營丹竈於崑扉函真訣於石室含輝韞寶九錫  
此山蓋聞羅浮以稚川天台以子微華陽以通明  
委羽以季主閩皂以輔漢懸壺以遠遊金華以初  
平華山以帝夷緱嶺以子晉青山以謝朓王笥以  
子雲九華以太白衡岳以昌黎或留真蹟或垂名

文永鎮山阿同散天壤故今者不穀於足下有厚  
望聞足下之來喜動顏色松桂榮鮮猿鶴忤舞虎  
豹馴擾麝麇踉蹌王童消除俞兒供命山出石髓  
水流胡麻掃崑阿以爲闔房藉芝蘭以爲薦褥褰  
雲霞以爲帷帳羞桂辛以爲厨饌釀栢露以爲酒  
漿風松篁以爲笙竽激鳴籟以爲宮羽剪荆棘以  
便杖屨除蛇虺以清道塗勅嶺上白雲走逆行李  
谷口不穀清齋三日敬遲履綦夫何報足下不果  
來雲霞無光薜蘿失色胎禽孤唳青嶺獨荒

鑑空山悲風吟灌木不穀沈察而惆悵者久之夫  
足下膠霽士鑿巖齋沉風神散明腹胃千秋目遊  
四部氣不染乎滓穢心常栖於玄真洗馬之膺神  
面清許椽之情其愛勝謂宜抗手烟霞竦身崑崙  
追迹禽尚希蹤伸長子不聞于道書于海外則有  
三山域中則有五岳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  
二孔穴相通絢絡相連其中多金堂玉室藥爐丹  
竈斑麟蒼虎紫鳳青祝神芝嘉木朱砂曾青雲笈  
霞編大洞霽寶神王遊處真官窟宅以故高蹈玄

覽之士率好託迹焉何者人情處中喧則生垢溷  
優高曠則來清虛庄夫濁土終身羽劫塵壒淪墜  
幽塗壞重蜚蛆亦足哀夫而從古霽八仙客躡景  
登遐大都從各山洞府脩證而得之卽不能然避  
世之士取以縱心遠岫洗耳清泉脫是非于人羣  
免禍亂於朝市全八口於空谷垂一家於名山至  
如周長泰短藻興楚滅魏帝晉二范蠡逃文種死  
留侯謝韓彭醢耳餘交惡田竇相傾錯益結冤潘  
石象難叢臺圮葦華傾始蘓荒金谷廢空花海

乎山中人悉充耳而不聞掩目而不見而桃花臨  
岸鷄犬成郵牽犢荷犁夫畊妻饁泚明而水碧猿  
嘯而鳥啼興至則葛衫桐帽沿溪而行稍倦則艸  
毯藤床枕石而瞑斯亦逸名遺累者之所託也我  
四明有石窠錦鏡千丈徐阜西百陽明南連台嶺  
道家號稱丹山赤水洞天震江國中列於第九而  
劉樊一真於此行道度世四方高人韻士往往躡  
屐而至裹糧而遊矧足下爲四明人石窠雲霧近  
在咫尺居恒挾此山以詫海內形之篇章發之喻

咏崇美乃生西十五年未一躡覽今者杖屨業精  
南甯南甯距四明只尺耳顧乃舍曠士之遠心束  
拘儒之鄙見忽聳瀑之奇勝憚磴道之險艱回車  
返轍沮氣灰心嗚失清緣甘就塵空對俗人于市  
塵守妻孥于牖下世事填胸喧聒滿耳夫四明在  
君屋邑內猶不能搥衣一覽其勝何況五岳散在  
九州者乎又何况十洲三島隨流乘漲無風而  
波百丈者乎又何况崑崙玄圃遠隔薪水萬里  
乎夫垂足萬仞形如飛鳥者彼亦人耳

深谷王長之舍身爲道也是下嘗自許剗心遺  
除恐怖斷煩惱歷苦行以了道歸真而神氣不  
筋骨差辱甚未見持俗腸而獲真道者也即又奚  
以稱宜寥子遊爲不殺竊爲足下吐之書到願是  
下厲志奮氣決策而來子如欲借崑崙以著書則  
心室天空間可以臧先生之副本如欲脩道栖真  
則劉樊之丹竈無恙惟足下圖之廣桑子得書及  
作命曰維明神師靈誕德潤穆明澄上帝錫之嘉  
命俾治名曲作鎮東海實乃無疆維休下走徼天  
厚幸得託名神封內生四十五年于茲始因賤貧  
中縛婚宦又不能一登覽名區覓采神界頃以屣  
阻中道而還是用取說齋詰缺望烟蘿以爲明神  
產茲者親灑瑩篇貽之塵穢導滯發矇敬聞命矣  
夫託迹高遐栖志幽絕妃崇霞而正孤雲交青松  
借白石者至人之所以登真也鷄處落羅網  
競身名而逐刀錐附腥羶而嗜膏血者俗  
之所以淪穢也下忝家大江之上願慕  
落疎申于世味一切都清

也不生牽滯惟疎故其于道也不能堅精山水  
栖之趣少頽不減中年化吏奔走道塗鞅掌簿領  
京洛風沙被面塵上沒脛謠詭是非日有撼頓其  
身雖在黃犂車輪馬蹄間而其心顧時時作江南  
清溪碧石想後遂微惠思者從人日吻中脫歸歸  
而四壁蕭然一簞甚它西一園地如手掌大乃  
鑿一池跨小樓其上池邊芙蓉菱荷菱蘆蘋蓼野  
鳧鳩鵲之屬無所不有而餘地更種桃柳花竹樹  
翳然蕭森比於仙人之蒲蘆其下大地山河皆在

天下走日奉老親挾妻子漚娑其間客至則便相  
共獻歌而遺放身世以故眷此蓬累息意名山以  
鷄豚爲麋鹿以豆藿爲松杉以野老爲伶期以澹  
澹爲田井曲局如此是宜明神之見陋也雖然亦  
竊有說下垂聞之西教心淨土淨心穢土穢乃有  
迹履淹洿而神遊闔圃身寄霧境而情染俗塵  
桓先生得道於爨下宋齊丘遺辱於九華古今  
名山登洞府者多矣顧其遊亦大不齊玄冥之  
託以栖真騷雅之士託以發藻枯槁之士



患雖所繇不同均之足資若乃廣買丘陵多植於  
栝布莊尸以桃時罕青鳥以上地裹糧累月爲子  
孫謀是爲利遊本無山水之癖趣託爲登覽之高  
蹤釣詭北山捷徑終南望車騎而揮鬼聽鳴騶而  
動色是爲名遊不探靈閼不訪道真不采靈藥惟  
携声伎陳絲竹而放情山水沉湎麴蘗是爲俗遊  
手牙籌而不輟計針劑而無遺摩容垢氣淪於心  
隨而妄意紆履偶涉名山據危石而忘巖兢臨青  
溪而譚米盍是爲尸遊若然卽所謂三下有六七

十有二者皆障也下矣品局雖卑神况頗濶以羈  
窮巷心在霧晶迹瀾隘湫情寄超朗胷中竊自謂  
有五岳焉則明神必開口而咲之我我五岳散在  
寰區寧有無其足下而其有胷中者業瀾隘湫而  
謬云超卽所謂強辭耳卽千秋萬歲又胡津津尚  
平禽慶哉夫靈秀發於造化玄閼闡於道流已則  
不能從而復以謬言誑世是上銷折神靈之氣而  
下爲俗物張幟也嗟乎是余過也夫是余過也夫  
下走請逐齋沐裹糧蒲服敬拜明神

下走指示劉樊葛仙翁諸真歲丹留訣處下走且  
苦志脩煉無負神休敢告下陳勿深呵讓

種桃告花神文

夫槐之爲木通神辟鬼蕩穢滌邪華爛天葩實充  
仙供益清都之靈根上苑之名卉故度索下盤天  
台萬樹凡人之而迷仙遇之而竊僕天性寡所嗜  
好人間之黃白寶下珠兜珥珣珣及石物圖畫  
尋鬪淫巧羅玩之屬並不以關靈臺丹府而歎好  
卉木經東皇之雕瀛海之造化之精華可竊人悅非

繇人巧尤愛種桃二月華開錦紅爛狀若陽滌洞  
裏垂褰緝衣易遷宮中齊列霞珮時人對之輒借  
以忘憂療饒遣情遊世挂冠以來頗治三徑僕稅  
花木從宗人乞得緋桃一本移栽園中當春著華  
甚盛自夏歷冬颯馬萎死心殊悼惜入歲復從宗  
人乞得一本維時政華今與竹松掩映姿態橫生  
心目俱曠而花木稍巨恐不易活敬具隻鷄斗酒  
爲文告花神土神維神念僕愛花之意密加護持  
使土膏滋潤根枝堅好歲歲供幽人之玩也日

冠布袍與二三爻人挾書把錢婆娑槐下敢忘神  
休敬布腹心伏維監察

戒殺文示諸子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造化因  
薄輪運轂轉人爲異類異類爲人人之此生之爲  
人而不知此生以前其爲異類何限此生以後其  
爲異類又何限故釋氏謂今生爲我所殺之衆生  
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其痛切哩豈不誣今  
大樂生惡死寧誑人情爲然豈是故曉風逢

有逃蠅蚋被胃則知求脫牛羊將死則知齧鯨鯢  
狔臨命則知悲號鳥雀能假夢以謝恩魚鱉能化  
形而乞命是知百翹貪生含靈畏死萬物並育各  
欲得所人之養生五穀蔬菓是以取給不爲不厚  
寧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天地生  
一種聰明貴重者號之爲人又裸生千萬種愚蠢  
輕賤者號之爲萬物均受生氣共處而間譬之人  
生嫡長子又生諸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其爲  
子一也愚人飢餒無以生長乃於五穀蔬菓之

生千百億萬物盡以供人之一生斷不然矣譬如  
人生諸幼子庶子豈盡爲養一嫡長子而生之哉  
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燔擘剖割盡  
掩而殺之以充口腹以致貪饕迷人不知乃藉口  
天生萬物本以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何爲嗟  
乎天生萬物本與吾輩畜共處天何嘗盡畧記萬  
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卽如虎狼遇人  
則食天豈以萬物之命供人乃又以人之命供虎  
狼邪天貴人則以萬物之命養之天容虎狼則以  
所貴之人之命養之又斷不然矣人之力能制萬  
物則食萬物非天以萬物盡養人也虎狼之力能  
制人則食人非天以人養虎狼也人之食萬物與  
虎狼之食人皆非受天之命者也今夫蛆蚋之臭  
穢則人不食蛇虺之毒則人不食豈天盡以萬物  
養人而獨不以蛆蚋與蛇虺養人耶人偶摛得虎  
狼則取以爲食豈天命人與虎狼展轉互資以爲  
養耶是皆非天之意矣人之殺萬物也萬物之有  
時而亦殺人也虎狼之殺人也人之殺虎狼也

作惡業竟對必償昭昭可知已今人縱不能長齋  
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  
稍資饑口稍充氣體結習已久姑爲權宜以次漸  
除解冤釋結是吾之所望於世人也若有能體天  
地之生物念如來之大悲奮起勇猛除葷奉素永  
消惡因高登道果是爲上善吾尤爲世人願之此  
之不察而於人生日用之外更廣搜物命窮絕水  
陸以爲珍羞異味三寸之口所需幾何六尺之軀  
無過一飽君試思之五穀百菓菜羹素食飲噉既  
足腹亦果然亨宰牛狼藉糜餒轉盼之間便成  
朽餒又安事盡噉衆生之脂膏膏髓而後長養生  
全乎恣數十年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冤業可爲  
痛哭流涕矣僕少犯此罪不小近聞大道悚惕玄  
律業已將無始劫來所殺衆生盡行超度無始劫  
來所作殺業盡行懺悔於  上帝上帝諸佛如來  
之前此後斷不敢復作殺業更結冤孽隨懺隨犯  
爲惡彌甚今不得已姑存一二五淨者爲三餐之  
需又念既不以殺生之物自食而復以之食人已

則欲脫其愆而乃陷人於有罪是尤罪之大者故  
僕斷自今以後一應宴會親朋亦斷不殺生爲其  
濁酒園蔬間用小鮮稍加淨肉業生人世情非得  
已較之戒律猶爲罪人飲食言笑嗚情叙歡如是  
足矣親友賢明相能諒亮此情者雖因此得罪所  
不辭也

二十五卷終

其館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屠 隆綿真著

會稽呂胤基克符選

跋

平番碑跋

西南夷自漢通道武帝今唐蒙葦略定書驪項  
司馬相如馳文告諭父老蠻夷酋長蓋其意亦  
羈縻粉飾國體固未聞斬俘封觀大創戎心哉

大皇帝神武開基 皇靈遐暢道將

音雅

德警伏交臂繫頸歸命靡遑朝廷置松潘威  
鎮彈壓彼中四十八砦犬牙相制尺組牽之如駘  
狐純二百年來西陲按堵頃者承平日久邊將偷  
弛籌畫稍盭戎頗生心比者國師喇麻狡鷲好亂  
自立為渠率誘合灣仲古柯等數十餘曹剝牛誑  
盟肆行屠劫邊氓患苦開府宛陵徐公元太沉毅  
神明聿靖氏羌始猶欲以恩信拊平之凡三檄告  
諸羗傲然聚攻破堡擄戍人判<sub>時</sub>及抉腸以示無恐  
公乃決策征討上疏請便宜益軍資 上皆報可

命大將統師列校偏裨各分隊並進今得隨宜  
機臨敵制變無拘文法無泥成筭而又遣二二三  
臣叅謀調食督陣紀功與諸羗戮力犄角索戰  
勝虜大挫衄擒斬俘馘若芟草菅獻捷計擒戎  
三十有奇俘馘壯虜七十有奇破碉房千六百  
奇諸鹵獲無筭窮寇赴<sub>東</sub>累河死<sub>東</sub>西河悉平白草  
頭搏頰悔罪請款西南晏然事聞 天子嘉  
賞撫臣以下有差蓋其功略與伏波武侯南征  
增唐蒙馬卿睦步後哉疆大夫及

紀功以告後來威危虜碑文出新都汪司馬道  
手而屬不佞叙其後不佞文墨整儒何知兵事必  
也炳揚國家威德以耀于千古則有司馬之鴻  
章在

二十六卷 終

栢真館集卷之二十七

四明屠 隆締直著

會稽呂胤基克符選

贊

題王百穀五十小影

癯而珞琢爛其霞目骨稜稜而神足形如鶴鶴  
長而蠹衣不襞而一幅持羽嬰以當塵玉羅三氏  
于腹限鐵而剝毫塚而禿家寶片牘人竊餘馥  
鷄林而藏酉麓名無蹕而走四域語則



樸晚而皈依天筭持論准乎理惑其因地也龍樹  
之與金粟也耶

太傅呂文安公小像贊

田寶相傾爲肯爲沴而公於中手運斗杓太和元  
氣子孟顥擅翁張詭恣而公此時發光歛采危遜  
兼濟濼皓之朝皇儲宋琦之定國是助伐旣隆急  
流勇退世方如蛟蛇之嗜吮而公已遂冥鴻而遠  
逝斯其爲冲夷恬遠而大人之表當世乎

馮開之太史像贊

其額龐其氣昌其神發以滅道先齧極文苑虹梁  
既遊祇園領無生之旨亦登玄圃授不死之方收  
之則滅影於一室放之則漂志於八荒衲衣斗笠  
踟躕四顧而徬徨知濁世之不足與願攬袂而瀟  
娑乎黃唐

聶尊師像贊

甫七齡而訪道散萬金以煉藥志窮絕溟而委  
身挾大翼而揮霍朔玩世於金華尚拙真於五  
蚕授扶桑之王經累駮緱嶺之玄鶴師

人寰其徒往往冲舉於碧落夫其知之者謂其書  
名於上清不知者謂其懸壺於城郭嘖第觀其紫  
髯王貞而軒軒乎顧胡得不求之於寮廊

袁履善先生像贊

有叙

履善先生古埋照人也蚤嬰官紳夙挺烟霞心絕  
世氛氣凌霄外仕路嶮巇脫身虎口飆車尚羊拉  
身鶴背漸瀝一瓢縱浪五岳君平之身世兩忘玄  
度之情具翼勝迹瀕下界名書 上清當世之不  
道至人非邪不慧去歲遇異人虎林與先生同

還丹結劫外千秋萬歲約至春矣戊子夏日先  
過訪余四明出小像見示風骨泠泠居然大赤  
微桐柏小有中品於是爲之叙而贊之

黃冠絲絛其仙真邪手持木患其西方聖人邪  
泠蕭蕭烟霞其骨與神邪夫其隘六幕而蒼藜  
其天之放民耶余將與西躡閬風之頂東泛扶  
之津耶

題龍君超像贊

白哲而美豐下而頤目炯炯而電閃

水滸齋集 卷之三  
罪心澹澹而忘梳頂青王之冠服碧烟之衣綰  
古而通三氏寶霽明而資知希師東華而爰安如  
吾所慮道成而騎鶴太肥將安車飆輪而朝清微  
李處士像贊

夫百年而前亦有先生百年而後亦有先生夫  
于于而髯踈踈是先生之形夫心芘芘而靈瑩瑩  
是先生之神何以故浮塵泡沫四大者假萬劫不  
壞靈光真我至人妙悟千挈陰陽出六合而彫  
光蛻彼煩渴以遊清涼夫道近在眉睫遠在大

君其不信請問之晉楞嚴之覺皇

諸生

名在諸生隱然公輔清姿水映逸氣霞舉學綜奎  
壁文響龍虎苞元命於太初蹈先民之遺矩雖服  
青衿冠屐注乎而陶鑄二儀肇利萬物咸囊括於  
心府茲爲熙時之上喆寧獨皖士之翹楚與

純陽祖師像贊

夫其龍驤鳳舉光射六合者貌也提挈陰陽揮斤  
八極者道也拜柱下揖雲牙坐在立二者

也玩弄人代廣度羣有無翼而飛不踰而走位登  
上而名常在婦人女子之口噴純陽非仙黃龍  
教混冥同堂異室靈光即慧般若亦丹真  
心盡水乾

緬真館集卷之二十八

四明屠 隆緝真著

會稽呂胤基克符選

銘

邵武縣令之眾張君墓志銘

之眾張君諱邦仁字孺毅大司馬東沙先生伯子  
也不佞結髮受知司馬公與之眾君稱世誼不佞  
既傳司馬公銘司馬公季子孺愿母吳夫人至  
之眾君仲子殷仲復持其叔氏孺宗狀以之

來辱按狀張氏祖宋魏國忠獻公後明公栻十世  
祖原一公者宋南渡後由臨安遷鄞之槎湖五世  
爲宏靜公諱迥元末以行義表俗生四丈夫子孝  
爰醇至有蓮瑞仲寧三公諱叔誼生文三公諱公  
瞰公瞰質菴公諱緒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是爲曾大父生葵軒公諱忞累封叅政贈如質菴  
公官葵軒公生司馬公諱時徹字誰靜人稱東沙  
先生進階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兼督稅務配  
陳贈夫人君其伯子生而蚤慧古對音韻文定公

大魁之目爲英物年十四補郡博士弟子十七歲  
於學宮試鄉闈及南北闈者凡九竟坐數竒不第  
君爲司馬公嫡長應得任子弗屑顧推讓仲氏孺  
覺而君遂以貢終邵武令云君挺絕異之姿伉爽  
自喜漁獵經史淹通稅能氣額雄偉譚議闕靡大  
有英雄風骨見者神悚爲古文辭若詩賦不甚經  
意矢口落筆驚颯急峽淋漓滿帛要歸沉雄居  
暮公子無忌傾身結客輕財樂施尤好譚兵門  
俠徒家養死士騎射劍術俱有神解又頗

少年風流自命岑牟單絞遊乎酒人徵歌選伎一  
揮千金拘攣之士見以爲過通脫少檢押而不知  
自不失豪傑本色始司馬公攝篆本兵屬虜薄京  
師中外戒嚴君奮然欲自請提兵出城與虜特角  
且繫王單予頸獻俘封觀會公以內艱歸不果其  
後島夷內訌東南罹焚燹之禍慘甚君上書總督  
胡公畫戰守方略胡公大奇之延置幕府面咨戎  
務多所采納焉其令邵武也釐奸剔蠹擊斷如流  
禪神君而身有傲骨不善諛上官取容當事者

之遂謀拂衣去而君亦漸老乃歎曰丈夫抱飛颺  
氣生不能提三尺坐軍戲東蕩鯨漲北掃狼烽縮  
通侯印安用號壯士爲臣精銷亡雄心行盡則有  
龍藏負葉老頭陀生計在是寧詎非大丈夫了局  
時邪于是閉門脩禪觀兀然清枯無何病遂不起  
享年僅五十有六惜哉配戴氏工部主事戴公贊  
女繼毛氏太學生毛公國賓女子男三長子庠生  
母柴太學生後君四年卒聚叅將艾君升女次子  
序生母徐聚僉憲袁公大誠孫女次子

後君五年亦卒聘中丞周公相曾孫女女一適太  
宰屠公瀟曾孫庠生本元孫男一應崧聘太學生  
毛君某女孫女一許知州董君國俊季子某有詩  
集行世不佞嘗序之銘曰

卓彼桃壇鰲孤先登霞蔚雲蒸堂堂韶鈴矢石奔  
崩龍驤蛟騰致客千里義俠是稱公子信陵寶劍  
補履三尺見繩折腰安能返而初服江壩出滕烟  
委雲朋飯心象教覺首楞以討三乘豪士掉頭  
儵然髮僧悲公右丞

明故誥封王氏宜人墓志銘

不佞承之儀曹數從妾泰符吉士遊甚善泰符蓋  
通儒伉爽士無何不佞聖流言免官歸而泰符改  
諫垣抗疏請 皇上建儲忤旨左遷雲中尉暨還  
里第與不佞相見驩甚一日修幣再拜以其母宜  
人王氏志銘見屬不佞與泰符生平投分若母在  
母義不可辭按尊公觀察甬洲先生所自爲權  
志宜人者觀察公元配出邑中著姓幼而莊慕  
并歸于觀察公公方在膠庠以勳在公

翁慎齋府君捐館舍始太夫人在堂觀察公歲  
學於外宜人獨身侍養甚劬歲丙午觀察公舉於  
鄉索上春官不第坎壈侘傺宜人益茹辛勸公勉  
赴前期無退墮丙辰公遂登第值太夫人憂未及  
襄事而倭夷猝至城邑殘破宜人倉皇奉太夫人  
柩出奔室燬于寇觀察公歸而營塋羈旅郡城綱  
紀內外悉倚辦宜人己未公北上廷試宜人從行  
洎觀禮部政癸三年旅食蕭然宜人至脫簪珥以  
佐朝夕及授膳部有三殿之役寅入酉出不皇寧

處宜人愈勤拮据躬治蔬食視寢興嗣後公督理  
漕河巡河北相衛守陝右商洛敷歷中外十餘年  
所至藉宜人匡贊居多每從容規公曰刑獄財賦  
兩大事不可不慎獲人命以立威名股民膏以  
無益如天道何故觀察公在事用刑維恕不苛  
費務節無汰人皆歸美公得賢內助云公以  
不能偕俗謫判常州不期年轉南刑部歷三  
廣東僉臬凡舟沉出入宜人每與公偕未嘗  
波頃輒動容勸儉之操久而彌厲云



以比部時執法不撓爲佻人所誣報罷宜入不  
織介歸而與觀察公謀所以終老計粗備桑麻  
竹課子治生賢哉鹿門之隱乃宜人則先觀察  
卽世矣其後宜人長子泰符登甲第讀中秘書歷  
青瑣抗章忤 上直声動天下宜人皆不及見惜  
哉宜人天性端嚴寡言笑雅尚澹泊耻事紛華貴  
而不驕貧而克儉浣衣糲食婦德休哉乃其性狀  
奉承嘗事甥姑維謹夫婦相敬如賓待諸奴宗姻  
以禮有無相推與不恠教子嚴型范不務姑息給

諫君宏才亮節爲時聞人雖得之尊公過庭之訓  
爲多乃母氏教育功非渺小也處家事雖纖細綜  
理必躬必豫觀察公以故得專心上事不牽於內  
顧憂求宜人於古彤管中其始樊姬敬姜辛舌之  
始之儔與宜人卒於萬曆丁丑正月二十九日距  
生嘉靖癸未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五按察公  
歷工部卽中河南僉憲刑部卽受三封俱宜人  
子二長應麟字泰符中萬曆癸酉浙江鄉試癸  
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

尚寶卿西川公孫女邑庠生述菴公女次應鳳  
汝州守董春野公女二長適邑庠生葉怡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寅齋公孫楚府典寶方石公子  
次適邑庠生馮時俊四川左布政使縮川公子女  
孫一許馮宏南京刑部尚書貞所公孫雲南鶴慶  
知府師貞公子銘曰賢矣宜人蹈道秉禮約而能  
裕豐不及後從夫於官脫簪與珥閨門交儆如賓  
如朋臨下母雷事上母陵矜矜冲挹維沉維升夫  
君則賢德義用增教子義方是切是標子以追琢  
蔚稱瓊玖嫿哉今名且延為不朽

明故孝子亭溪戴公墓誌銘

余按楊孝廉狀亭溪公姓戴氏諱士光字子謙系  
出宋戴公至漢大小戴傳三禮學為儒宗東晉時  
高士安道隱剡溪後散處浙之黃崑南塘代有聞  
人宗嘉泰間石屏先生借其從子陽游四明至西  
鄉石馬里愛其土風淳樸家焉歷世孝弟力田  
傳而為敬六府君諱敬祖汎愛好施為長者生  
怡稼處士昇承先慕古始作祠堂行未子家

生鍾封承德卽東昌府通判鍾生默菴公浩是爲  
弱中大夫晉昌府知府用治行詞於學宮而戴始  
顯浩生茂軒公價以鄉貢任福建興化府學司訓  
遷連城縣學諭以子貴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  
外卽奉 詔加三品服配杜氏封宜人櫬子五人  
其一爲鯨性行馴謹以兄弟貴輸粟授宣義卽世  
惟一爲宣義公是爲亭溪公父公嫡母徐氏太孺  
人生母陳氏太孺人公至孝五歲而嫡母嬰疾日  
夜號慟籲天待於此事願以身代至七七之夕夢

綈衣神授母以丸藥服之而愈公之純孝帝鑒之  
矣弱冠宣義公卒柴毀骨立殆殆復蘇色養母氏  
務極承歡小不豫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至母歿哀  
毀一如哭其父歲時蒸嘗泣偶語及亦泣蓋孺子  
慕終其身已爾時奉直公與杜宜人齊德偕老而  
諸伯叔父靜山鰲出守滇南南江公鯨叅藩八閩  
東石公暨開府西蜀少山公鰲分司徐洪公念  
伯叔父俱勞王事不遑將父又念父宣義公蚤  
弗逮養乃獨身代養諸凡定省溫清惟力是

生鍾封承德卽東昌府通判鍾生默菴公浩是爲  
弱中大夫晉昌府知府用治行詞於學宮而戴始  
顯浩生茂軒公價以鄉貢任福建興化府學司訓  
遷連城縣學諭以子貴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  
外郎奉 詔加三品服配杜氏封宜人櫝子五人  
其一爲鯨性行馴謹以兄弟貴輸粟授宣義卽世  
體一自宣義公是爲亭溪公父公嫡母徐氏太孺  
人生母陳氏太孺人公至孝五歲而嫡母嬰疾日  
夜號慟籲天信於此事願以身代至七七之夕夢

夜有神授母以丸藥服之而愈公之純孝帝鑒之  
矣弱冠宣義公卒柴毀骨立殆殆復蘇色養母氏  
務極承歡小不豫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至母歿哀  
毀一如哭其父歲時蒸嘗泣偶語及亦泣蓋孺子  
慕終其身已爾時奉直公與杜宜人齊德偕老而  
諸伯叔父靜山鰲出守滇南南江公鯨叅藩八閩  
東石公暨開府西蜀少山公鰲分司徐洪公念孝  
伯叔父俱勞王事不遑將父又念父宣義公蚤世  
弗逮養乃獨身代養諸凡定省溫清惟力是

直公與太宜人安之若忘其諸子之散之四方也  
初宣義公捐館舍仲士宏才八歲季士允未及周  
門以內形影相吊而富家日責其子母錢時公新  
娶罄孺人奩具以紆公家急而勤身課業伊吾至  
丙夜夕以爲常又督課二弟俾有立仲氏早卒撫  
其孤如已出初仲氏欲以空敞屋場割公棲室公  
欣然割之無難色析產推美產二弟而已取其敝  
瘠者人以公方古薛包當是時諸父冠蓋盈朝今  
稍爲膏潤計何欲不滿乃公一無覲而獨好脩嗜

書研求黃農姬孔天人性命三才之理甚晰爲文  
章根極理要師心匠手母所剝襲弱冠補博士弟  
子每試輒屈其先輩督學太原孔公有人倫鑒大  
奇公取冠多士尋丁內艱勿廩後七試七落乃喟  
曰吾弗獲事吾父而獲事吾大父母諸父盡以經  
學起家印纍纍乎而吾一經獨七試不授力田同  
繫歲獨不逢命也且諸父業榮其先吾復何營于  
是拂衣罷諸生而從野服純孝懿行晚益茂明聖  
者改容侍者銷鄙而公亦用和光杜德棧與鄉

老子弟遊言行卓然爲世型范隆慶二年給諫午  
溪鄭公以直道出今鄞雅慕公高脩禮幣駕如公  
弟請益馬仍表其廬曰養高敦素而復爲推轂於  
郡守莘野周公周公欲見之卒不爲屈鄉飲延公  
賓席禮幣再至爲一往後遂強之不赴明年諸生  
以公行義聞于開府近滄谷公公核之而信遂  
其堂曰順德命有司歲給米三石肉十斤布二疋  
旌孝也會上 仁聖慈聖母后尊號暉恩宇內遂  
以儒官應 詔如例冠帶公以諸子勸勉一再御

而卒仍野服如初公爲人玉顏瓌質軒軒霞舉天  
性朗洞無町畦莊不至亢溫不及媿望之岳岳即  
之熙熙詩社文酒與賓友爲逍遙遊而造次言動  
一稟法律程於先民智計深長善料事營兪爲人  
解粉平居好卹窮周急赴義若渴物情歸焉姻家  
張誣藩當戍公庭諍卒白之張以厚訾報謝公正  
色却之曰吾憐若冤冤而白之而因以爲利可乎  
黃氏姻嫂嫠而窶持祖塋地質於公每歲浚以  
租遺之及嫠歿乃舉地還其姻弟曰黃氏

於吾黃鬼且餒餒黃之鬼以自豐不祥有姻姨幼  
鬻爲人婢公贖還之而令與婦黃同居長乃以貲  
擇良家嫁之徐儒人之喪親友未奠貸二臣銀器  
以獻獻畢失之公曰柰何以吾母故累友爲償之  
奴有再盜者再赦之奴卒感激改行爲善表兒持  
僞券貸金公覺焚其券而已佃人負公租數千傭  
其幼子終稍長念其母老俾歸養鄉里頌義無  
窮云公每嗜好築宜晚居莠名菊多至數十本  
窓前雜竹莒蒲葛草盆畜黃金鱗百頭便自

有濠濮間遐想則焚香以待老居士或披圖史  
詠先王之風意度條然文祖肩山父子詩宗天寶  
大曆諸公有在溪漫稿若干卷藏于家一日疾作  
將易箴呼子昶及諸孫誡之曰士貴修身砥行無  
媿靈明以還造化文章空花榮貴腐鼠付之倘夫  
無爲真宰喚蓋卒之口無問識不識無不奔走哭  
臨闈之中亟大夫中亟大夫爲給銀禮葬立石表  
曰有明孝子戴某之墓嗟乎桃李不言下自成  
秉彜好德疇謂今之人心不黃虞三代乎

氏諱潏順爲四明衣冠右族有賢行生丈夫子三  
長旻冠帶椽史娶陳氏太僕寺少卿思齊公侃之  
孫女貞士龍岡公文之女也次起鄞邑庠生娶韓  
氏郡守逸川公克濟之孫女少戶虎菴公繼周之  
女繼陳氏繼周氏次昌娶唐氏繼韓氏旻與昌皆  
蚤卒祖最賢而文孫男八長君治次君法次君湯  
次君授之海邑庠生少年文聲藉甚爲余門人次  
子旻次君次君湯次君善皆彬彬世其風曾孫  
曾與次曾魯尚幼孫女二曰  
德安適寧波衛指揮僉事王畋任公生以正德  
酉八月二十五日巳時卒以萬曆乙酉閏九月  
三日卯時享年七十有三以 年 月 日葬於  
桃源鄉宋家橋祖塋之側銘曰諸父並起而印  
繫而綬着着而公獨隱約逢掖藜藿而辭藻河  
而行義衡岳穆其顯灼生式其閭死臨其櫬  
翼而翔乎六墓

明故承務郎沂州同知松石凌公墓志

松石先生姓凌氏諱東周字伯用凌



先世有萬一公者自湖襄避元亂徙家通州遂爲  
通州人六傳而爲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史瑄瑄生兩生稼隱公棠稼隱公以穡事起家埤  
素封敦人倫尚義槩時從兄芹溪公官中丞龜田  
公官郎中高其門閥稼隱公獨儵然退處於毛菴  
處士之行公有子五仲即先生先生垂髫輒能屬  
文藻思全涌人謂稼隱公有子不終素封稍長  
里中陳司寇公授經司寇公大奇之云之子  
日當出其兩伯父上季十六補諸生名一

入太學爲太學生大司成西玄馬公一見器先生  
目爲天球國寶必登赤墀光廟簾非他輩生比也  
乃聖數音索舉不第益肆力枕苑蔚爲儒宗子弟  
及鄉後進多執經問業先生爲摘其瑕類示之類  
范十類宗焉先生既困一第雅不欲補吏爰人  
勸駕謁選天曹太宰嚴公澐先生試卷詫曰此  
春龍文柰何下驂駕柰將破格用先生竟不果  
掾有欲爲先生黃緣得美地者正色謝公授同  
沂州會守缺視篆壹意砥劑振刷一切錢穀

獄訟務釐奸剔蠹毋民息肩先是郡諸生無業禮  
經者先生上言督學鄒公曰禮檢柙世道整齊人  
羣不可缺矧沂宣聖遼墟而諸生皆焉不講于禮  
經如雅言何請得宣示博上弟子真有能創起業  
禮經者即與青衿列于是沂如知習大小戴先生  
倡明之力也時臣盜波商人覬以賂免商果暮夜  
乞哀先生叱曰盜伏三尺義無連平民何昏暮私  
請之爲商銜恩搏穎太守至傲而凌物判以下調  
事焉先生不微不阿守願敬悼先生數浴以郡事

是時淮上朱司空大脩河渠檄四省能吏監役先  
生與焉益鍾輦槥釐奸輒圻厥功茂哉司空亦雅  
知先生勞比圭璧告成將叙上貫績而先生遂投  
効決歸築室山麓治圃河濬日與羣從子弟賓交  
爲詩酒社歲時風日熙明飛觥授簡若彭澤南  
香山輞川人士豔之先生工詩尤長五七言不若  
雕飾天質自然矚于性靈洽于玄賞蕭蕭洽洽如  
也生平高行義傾囊倒困以急困窮嫻族里聞  
以舉火者無算州里造舫之役民苦破產

白之當路議罷之鄉人尸祝先生云先生九歲喪其母係孺人哀毀幾絕及事繼劉

二十八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九

四門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墓表

汪禹又徵君墓表

嗟乎世何可無耽文修行淹雅玄寂寥朗士哉大官擁牙纛感騶從以驕里閭餐分矜羅綺遊冶宣其汰盈烏后豐殖阿堵眈眈錐刀而自附于身名俱泰彼且土苴措大童烏耄白書中老蠹魚假令

腹腎千秋不當一鮑是絳灌嫉賈傳程卓之所爲  
易長卿也姑無論其他卽如四座颯沓豪塵並陳  
文學好修士娓娓霍王屑而出之而莽不識丁者  
口噤目張亡所訓會握如椽不律吐鴻苑揚菁華  
上光廟時下嗟方輿懸書國門歲艸名山此將屬  
之寒僑乎將屬之市上蒙乎彼以俗面椎顏而淋  
漓膏燬此以露心備手而挹澗清芬我知其亡當  
也新都榮三事素卧而耽文修行者違還不少  
乃稱文必且沒而下稱詩必黃初而下稱書必蔡

常而下則新都實初闢于兩汪先生云兩汪先生  
者在歛爲伯王司馬在休爲禹又微君禹又諱淮  
士林稱爲羅山先生始遷自婺父爲萬戶公文筆  
初未有子家饒于訾公有陰德兩羽衣道士見夢  
曰若樹德廣矣我兩人請依若家以報而公之側  
室馬少君連舉伯子浙及禹又禹又生而韶秀年  
甫及舞象于書無所不窺下筆千萬言輒傾其德  
輩補邑弟子負以廩餼通籍太學禹又雖從傳  
家而顧獨大肆其力于秬壇騷雅業其後

司而詩若古文辭日益適上新都自嘉隆以來司  
馬公執中原牛耳盟二三薦紳鄉老各建一麾而  
禹又實挺釐弧先登此其比于司馬所謂將左右  
軍不在偏師行列乃司馬懸諸日月而禹又未大  
炳煥其名位畷也以今讀禹又詩爲古體蒼然爲  
近體錡然光采奕奕然風骨泠泠然法無不比律  
無不中神無不傳情無不充而惣之歸于沉鬱朗  
鳴抑填清饒夫近代作者如雲大都有遐心而無  
全力有猛氣而無深中朝而吾伊慕號都市南學

槩真館集卷之二十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誄

少傅呂公元配一品夫人夏氏誄

有序

萬曆十四年丙戌七月七日柱國少傅餘姚呂公

元配一品夫人夏氏卒享年八十有三嗚呼哀哉

少傅公起家史館歷宮坊由司成大拜光輔

皇帝皇帝英明當時號稱多故小大臣工

過率不自全少傳公忠勤在事卒與福會當公  
密勿重地日夕固廬靡皇休沐夫人督諸子婦精  
据家事犁然就理以故公得壹意竭忠事 主上  
不以家務嬰心論其大者即如力勸少傳公上建  
儲䟽却陸衛尉昏斯蓋踔絕偉丈夫之識乎又弘  
樛木之義下逮羣姬嗣鷄鳴之風躬親浣濯貴而  
能降富而不汰於都哉光於女史烈於彤管矣少  
傳公一代異人翊運綦隆相業鴻鬯然夫人內助  
之功不歎小矣嗚呼哀哉夫人捐館舍餘姚邵中

承爲之狀出陰朱少宰爲之銘新都汪司馬爲立  
傳少傳公自草行實而不殺降辱知於夫人長子  
祠部君元及長孫宛陵理胤昌乃作誄曰

羅刹西注大海東奔秦壘宛委盤薄吐吞山川靈  
秀句餘是屯是生巨公曰赫降神才譽闡轆筋華  
旬齋甌陶埏埴天闢地限平允六符協和三辰方  
諸陽燧乃有夫人綺與夫人曹出神禹節度功  
賜第東土夫人玉質蘭畦蕙圃幼射令聞來嬪  
呂來嬪於呂婦德罔疵上事宗祊下偁諸姬

洛髓桐政維宜少傅自館簪華赤墀碎離振鷺爲  
多上師載出載入南此馬重夫人理家不嚴而肅  
燒畚以田誅第以屋飾不味啡食必澆濯義踵葛  
單賢緇穆木麟惟存言論斷多育少傅綠髮晉司  
鼎鉉夙夜在公忠實無私絕昏貴律折節才賢建  
儲一䟽挽日而人入之顧有勞焉功成身退  
六月乃息樂東山之  
兮觴壘啞花間兮情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絢鳥嗟觀守之與

夫人告徂姮娥奔月南岳歸圖明珠逝浦連  
都嗚呼哀哉蘭風含凄桂露薦冷嚙峭晝霧  
霄耿鏡在奩而長毀衣在笥而永屏龍筆折  
聲鸞馭征兮斷影少傅暮年當此憂悻臺空  
漢指霞珮今儀不存女誠猶在名花開而孤  
鐙張而獨對歌寒珠箔舞上高堂酒肉層累  
成行此芳榭而嘉木彼殯宮而白楊羌俯景  
事轉劇慄而悽傷嗚呼哀哉生榮一品及  
其有加龍靈孔厚金缸王座文

歌謠孤哀夜梁溪今妻鹿門唐偶敬姜之美  
數樊姬之戀淑不朽嗚呼哀哉

陳烈婦唐氏誄 有序

陳烈婦雲間人侍御史唐公本堯女也唐公初  
上孺人爲別駕王公女繼娶胡孺人爲中丞  
女孫生男光啓及烈婦光啓年纔舞象材擅  
將擷晶筵騰驥桃苑河西極之吉光岱淵之  
不佞忘年石交也烈婦生而秀慧性復共  
懷水材饒詠雪五歲授書悉通大義七齡

始青春閉戶鸞風組其繡紋玄夜

絳彼緗帙月姊天孫人稱聖女仙姿霞骨詭字  
兒同邑太史陳公石渠鴻彥揚茶藻于蘭臺公  
允正王瓚黃泥蔚嘉声于芝圃侍御公乃許歸  
富而素躬德曜之齊眉貴而能勤習少君之  
甕叶鳳諧鸞雍而調瑟鳴鷄弋鴈肅以君賓允  
才情並美挺秦嘉之俊姿膚神靈清抱衛玠之  
疾美好不祥清露晞于朝日玄宰詭妬崇蘭  
秋風神劍沉浦連城去都鳳侶既



日徒昏輒分此身之若寄朱顏立樞卽處人世以  
何心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鞠幽冷節邁秋香以  
日遺奩鏡不拭而轉翳嫁時故襖首任疊而爲淚  
顧舅在高堂晨昏或缺夫淹淺土窳安誰安甕留  
此不死之身期畢我未了之事相家有道剗壙必  
親隴草芊綿野風淒緊紅樹白楊彼徭嗥其如訴  
黃沙望土雖烏吻其俱傷白髮衰親無兒送老經  
鬟少婦代子承歡霜未零而擊絮親奉寒衣日將  
旦而進餐手烹甘旨盲人盡嗟稱舅也歎息得婦如  
此有子不如內乘堅貞熒熒白矢外理家政井井  
有條响沫保母不忘故情喪葬長姑力分兄義舍  
亡舅而卹其季女憐小姑而逮其所生身後之  
差完死殉之計遂決策喪禮而棺壙含殮舉無  
漏屬陳產而兄弟姊妹咸有推恩訣兄而戢身  
內節烈隱而叵窺謝父而留書帶問神氣整而  
亂夫死婦死強生之歲八年舅存身存必死之  
一日不生而生冀少效于陳氏求死得死亦何  
于入寰嗟夫死事易成事難湏眉之夫媿之

之媪何有死生亦大矣婦能死又能善于處死余  
曰女聖始非謖耶于是爲之誄曰

虹流華渚慶都發祥放勳豐胙邁跡平陽以國爲  
氏後裔曰唐西派東流支分長水穆神堯之鴻德  
洵遠彼于江濊代有令人蹈道秉禮門閥蟬連文  
質相底或纓組而翔天衢或褐上而行蓬藜峰泖  
苞結是生御史瞻睇御史閔博以溫嶽嶽柱下出  
歷江藩覽天道之止足蚤歸貴于白樊伯子曰啓  
庭瑤昆惠而督我風義是敦嘉祥益勃復挺賢

媛維茲賢媛煌煌閨秀若蘭若蓀爲璫爲玖蕪婉  
嫵而明慧嫺女誠與家誦妙徐洲之牋記工蘓蕙  
之刺繡笄而歸陳爲史也婦厥塔清韶亦庶嘉耦  
既執巾櫛遂躬滄滄賚而能下才兮無有共以相  
夫孝事其舅中閨外朝肅若賓爰鷄鳴視曰德義  
切樵萃綺罕御于身流黃不去其手夫嬰羸疾奄  
奄下泉卧不解也妝謝箕鉛速其臨革苦中其宜  
願以身代跪而颺天陳宗宜祀婦軀可捐帝闈遠  
而宵若夫命溢而隕滅嗟水坼而霰零陡雲覆

地裂即無心于人世亦何難死殉而同穴鏡留  
而生塵徒在笥而承登厭白日之昭昭愛黃壚之  
物物鶴鶴書出鬼伯夜催梧楸蕭颯陰風凄其前  
無一息後有萬期夫窆未畢婦道其虧疇事姑舅  
疇拊孤兒今日何日非我死時承歡大人代子以  
媳中厨甘蠶且晚上食婦實勝子舅為太息皇天  
降割復奪我孤陳氏如綫董有此雛視日餘陰所  
為區區一旦已矣我又何圖從此人世益贅肱手  
蠨蛸當門青淚之痕盡血狐狸吊室紅顏之骨已

枯葉槭槭而吟秋燈熒熒而照夜不問四時之寒  
暑烏知百卉之開謝睹家杼兮坐閣之前聞隣杵  
兮霜月之下思葉砧而無從撫哀絃而莫寫父至  
慰藉姑姊相寬破涕為笑易悲以驩數受伏臘  
亦益棺且哀且計身後無患惟舅夫之與已擴  
拮据而力殫既封且樹避濕就輒含殮悉備喪  
咸安雖夫君之木已拱而同歸之盟未寒死其  
矣决裂何難當夫君之將葬前一日而長逝給  
奴以勿洩竟闔戶而自縊卒不後而不先

同定之初志距其夫之淪徂直閱歷乎八禩欣  
月之適邁信蟬蛸之若寄假食飲兮生人無一日  
而不爲死計計詎似乎朝夕吾欽其處心而積  
匪比粹急而引決實乃從容而就義泉路其家人  
世郵程從夫窳窳萬古長冥惹惹霧氣鬱鬱嘉城  
天寒木落春回草榮彤管紀其令淑上帝錄其堅  
貞豈終闕于幽壤將性舉于堯京

三十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一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祭文

祭君典墓文

嗚呼君典墓宿艸矣齧骼雖陳霽明不滅其上  
紫宸玉清之班司黃籙而典金笥乎其下克明  
都監惣地下主者乎其再來劫世茂明鳴烈高  
雲臺了未了之緣竟未竟之志炳煥煜燿

壞也是皆不可知而徒見一棺土坯四郊藁葬烟  
霧冥濛霜風凜緊墜葉逐孤兎飛沙吹野燐生平  
英雄若何而一旦至此能不摧心以君典之才之  
年斯時政宜入侍金華立交戰陣如緣銀不律以  
進退今占斧藻太平出坐高牙大將南征夷北討  
虜獻俘封觀以酬宿誓白猿黃石磊塊匈懷又不  
然而裹糴蠟屐登名山探洞府采藥尋僊與二三  
炮朋霞友短橈輕吹出具區區澤湖口嘯歌搔首  
而問青天又不然而開華堂入典房擁妖麗聽笙  
竽一朝有事棄妻子如遺迹是皆天之所以假英  
雄者柰何曾不一有而輒冥冥漠漠去與狐狸山  
鬼隣乎嗟嗟君典已矣方君之計來由拳僕推去  
不信無何信矣猶惝怳以疑夫夫非死者豈其夢  
邪五年而遇一宛陵老僧小白華山下偶與君及  
典之死老僧曰我國寧有死沈郎彼屬暫有所歸  
要尚在人間心知其非至言乃作有情癡猶庶幾  
萬一老衲之口有據也道家有太陰易形死百年  
而起君典無乃是邪僕低回俯仰君典而前

君典君典而後亦無有君典其氣無所不苞而其  
才無所不辦古有如酒催平樂花宿杜陵君能之  
朝提猛士夜接詞人君能之家散萬金身留一劍  
君能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君能之三尺七首  
一腔熱血君能之淚洒氷天雲竟銷雪窖君能之  
八柱擎天四時成歲君能之朝披一品衣夜抱九  
僊骨君能之功成不受徒步歸南園君能之若而  
人者天即留之以維快當時跌宕異代亦胡不可  
而溘先朝露蚤閻下泉而世之狡僂者軟猾者嚙

齋戚施者醜豔魚然者椎鄙貪婪者逞逞富貴而  
白首門祚鼎盛子孫繁昌則何說邪豈被凡夫造  
物棄而不收而此英物鉅人帝所急也棄故長年  
急故短世也然汾陽鄴侯歎不其然又胡可詰  
也嗟乎君之生也震旦爲馳君之死也山河冷寐  
君之所關於此世畛詎細故矣君與僕結昏後約  
俟相共努力前期人緣差了擇一溪山深僻處若  
武陵桃源者同結廬家焉而講求度世大道遠近  
園綺近齋馬劉盟猶曠日奈何棄之而去乎今

僕墨綬去身黃冠加首微君之霧蚤遇至人授金  
液還冊大道業遣累剗心以從事密緇而君不在  
矣茫茫宇宙疇復爲余冊房伴侶者能不悲哉古  
人垂論在甘井至道取喻在薪葆光嗇神可以  
久視君乃以才名累身以多事損精犯道家所大  
忌卒天天年殆不無遺憾焉要之有數在爾已余  
膺與君同病而今庶其免矣生天之福君故應自  
有之不然者再來而與余世外了所未了竟所了  
意以踐誓盟亦余之上願也千里遠來哭君墓下

惟君之霧鑿秉

祭王季夏太史文

噫嘻乎季夏死耶死而潞水之陰萬里歸骨耶崇  
蘭與蕙未秋而零耶黃流玉璜何蚤豐折耶美好  
者果不祥耶季夏有不可死者六先君給事公從  
中秘授諫垣以言事忤權貴擯落草野抱經濟長  
才齋志以歿季夏鵲起人謂天道先君未竟之志  
將在季夏此不可死者一也母夫人從給事公艱  
難險阻實離百憂晚季而見其子蚤致青雲

影組方用愉快詎宜令老而一朝睹其夭折此不可死者二也季夏年甫三十尚未有子鄧攸無兒古今嗟傷季夏不奔與伯道同戚文章延千秋之名而本支絕一綫之脉季夏何辜而被此酷毒此不可死者三也季夏蚤慧爲制義則制義爲古文辭則古文辭蒲葦易長鰥羸速肖舞象操弧束髮登壇朝對公車暮埒金華不數載而菁英文藻聞于四域猶以春秋方茂鋪揚氣與汰鍊功少名山之篇尚未究其大成政可研精沈思終意鴻業長

似騁短轅遽摧在使假以歲月必且奪二京之職掃六朝之軌影三光而散天壤今僮僮止斯業已滴蕩令稍需蓄寧可津涯此不可死者四也少季以文學受知 主上簡在清華上可昂鉉台司端恭寅亮下可蘭臺離館斧藻太平酬人主報生平光九族飽妻孥詎不休嘉榮暘哉而尺寸未展勲名不立四壁有蕭然之歎八口遺飢寒之憂此不可死者五也季夏少頗踈宕豪舉微有酒德然飲不過數升中嬰疾疾力剗豪能歸平清恬方



廣成無搖之旨求華山希夷之訣游神于澹合氣  
于漠潛未見其成而奄焉早世不知者乃謂季夏  
意以豪酒自斃世有終身沉酒卒登遐年季夏所  
損幾何而歟先朝露使清士蒙世疑訕而不白此  
不可死者六也噫嘻乎季夏有此六者必不可死  
而玄造頓之竟至短折蒼蒼者天何無情若是其  
耶往君在吏節不濫禮轉紱接杯酒之驪講稅墾  
之業情好甚焉舍沙事起幾波及君君慷慨義刑  
不以不與黨人爲正事不避難友義良高及  
余削籍來歸君亦引疾休沐烟火相望不數還往  
余蓋不欲以不祥之身爲故人累使故人早策足  
要路津君之道行猶吾道行也疇意其一旦長逝  
乎誠意君之一旦長逝也即百遍相過自晝下夜  
猶以爲少而何過執鄙滯逡巡引却徑徑馬嫌瓜  
李之焉乎噫嘻乎君已矣仰瞻帷幙俯察几筵其  
物如故其人不存矣身後不朽獨有手定君遺文  
以垂來世此我後死者事聞余諸孫田憐在都中  
業任之未知其果能勾當而無憾不上下古今

士亦有顯融長年昌大豐腴昨者亦有白首窮巷  
藜藿不充者亦有一命甫占盛季早折者及其畢  
命在墓掩骨玄廬蔓草荒祠紙狸徼絡同一尺耳  
至人覩之愍獨勿泡而又何若分別計度沉痛興  
哀于死生之際無乃不遠哉君已矣吾亦杖淚止  
矣且與起而折乎太土矣尚饗

祭大中丞滕公文代郡大夫作

維我大中丞滕公之出撫全潮也歲屬大侵羅剎  
以東禦兒以西閩閩教督道殣相望公力陳吳越

饑狀當宁下今議貸議賑諸所爲响沫郊翼元元  
者毛髮不愛枵腹含哺全活無算大疫繼之公視  
疾有醫死有殮瘞者祈禱無不應命上帝甚渙  
而禁民間一切歌舞淫法以使無干袂怒而銷沴  
釀蘇嚴繩諸司之墨者此者以儆官邪寧黎庶歲  
遂以有秋是公之有大造于東也今春三月公行  
部海上適島夷內訌舟師大破之灌門斬馘獻俘  
方馳至席林奏捷疫復大作公且圖悉力蘓拯而  
身亦廼以疾卒於官矣詎非所謂以勞定國以

勤事者耶嗚呼公爲東南造福而卒與旣會方力  
爲黔黎襍崇而身不免於災如天道何以公功德  
崇繁尚可不死死可不以疾公今若斯爲善者思  
奚豈小陽九百六之數非人力所輓而而公固輓  
之爲不厭天心耶今天子仁聖海內又安公爲撫  
臣忠勤在事召太和餘嘉祥而旣崇若此此誠  
我曹諸司無良獲戾境內以爲我公災公如可贖  
也我曹即百身領之公旣旣曹出督學全制埏埴  
多士士蒸蒸鄉國風自是歷潘景長以至開府中丞